

論

語

注

全

注論語敘

戴氏

魯者孔子自衛反魯始定五經詩書禮樂易是也猶以爲未備
念道既不行當畱其迹以紹明世於是感麟至而作春秋春秋
之書成而芻蕘作矣弟子仲弓子游子夏之徒共譔微言逮至
戰國七十子後學者合記所得次爲論語遭秦燔書文武道盡
論語亦臧壁中漢興傳之者有齊古魯三家文字各異而古論
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從政篇齊論叟多問王知道兩篇而河
閒論語有三十篇其增益不可攷安昌侯張禹合齊魯兩家爲
之章句名張侯論篇章與魯論同無問王知道兩篇齊論蓋與
公羊家言相近是二篇者當言繫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與春
秋相表裏而爲禹所公不可得見悖已後漢何劭公鄭康成皆
爲此經作注而康成遺說今猶存佚相半劭公爲公羊大師其

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
可痛也魏時鄭沖何晏集包咸至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
以江熙等說爲之義疏雖舊義略具而諸家之書則因此叵
矣自後聖緒就湮鄉壁虛造之說不可殫究遂使經義晦蝕
於異端斯誠儒者之大恥也聖嘗發憤於此幸生舊學昌明之
後不爲野言所奪迺遂博稽眾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宋先生
發微以爲欲求絜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宜究其說不可顧其書
皆約舉大都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爲
二十卷皆彙括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劭公所
傳世有明達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者尙冀發其指趣是正違失
以俟將來如有覩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緣是罪我則固無譏

勇尔

學而第一

論語

戴氏注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謂學六藝係傳傳曰古者年入歲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焉東

髮而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焉時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習調節也春夏順陽氣秋冬順陰氣以時調節得天中和故說

也周衰學廢孔子明王道故友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首陳瞽宗上庠教士之訟

子於師尊可同父師於弟子視若友朋世家言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爾

眾至自遠方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莫不受業焉

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

有子曰名若魯人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言道孔子語也君子君

國子民者道謂仁義

孝弟始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自天子達於庶人莫不有尊尊親親是以王者天大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皆所以重本本不立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故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豪釐繆以千里春秋之義有正春無亂秋有正君無亂

國始元終麟
仁道備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嫺言令色象恭務以言色親人情疏而貌親仁者愛由情出也

曾子曰弟子曾氏名參字子輿魯人吾日三省吾身省察為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言當為信同門日朋同志日友傳不習乎明

藝與人當調節之禮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

子曰道千乘之國道治也千乘之國公侯封方百里之國也古者田方里而井十井八十家賦一乘百里之

國為萬井通千乘也伯七十里出四百九十乘子男五十里出二百五十乘此三代之通法春秋所因周自厲始革典平桓以

降政在諸侯始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制而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敬警行事肅警也天子敬天事諸侯敬王事信信於令節用若賦式之斂弛均節用之以

禮也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士則四十始仕七十致事農則三十受田六十歸田量入為出在是矣人謂士也春秋微者略

稱人是也使民起徒役也王制日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依類象形謂之文周官八歲入小學係氏教國子先以六書

子夏曰弟子卜氏名商衛人賢賢易色夫貴其能奉姆教備婦德不在於色

父子親父則君臣忠君臣忠則化行王道之興無不以德衰無不以色事父母能竭其力

能盡其力為無臣事君能致其身則致外也孔子曰殺其身有益於君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則為之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威則人望而畏之

長幼之序入大學明君則人望而畏之主忠信母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先君以正終後君以正始也追遠者尊者尊統上卑者

尊統下故天子以祖配天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別子為祖孝治之本也積禮為厚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

與子禽弟子陳氏名亢齊人太史公傳有原亢字籍原陳同氏籍即子禽與子貢弟子端木氏名賜衛人與及也及以政事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與德容潤澤謂之溫安柔不苛謂之良接遇慎容謂之

行而人自與之如亢言求者以甚其不知春秋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事諸侯父在稱此子無所與於政

然後觀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於天子春秋繫閔公於莊公篇末以明三年無改之義於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陶化萬物禮本於天亦宜上下合和以

王者行禮得天中和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謂聖人為天子制禮者也斯此禮也所猶時也小臣事大君事

但循禮不用和則有時不行若雅之鹿鳴天保君能下下臣能

報上皆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

以成禮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以禮制和故亦不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反信必反身踐其言故

禮遠恥辱也恥辱故近於禮禮者敬人人恆敬之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因古文姻字男曰昏女曰姻宗謂內宗外宗也姻非

傳傳曰謹為子孫嫁娶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文王懷保小民自朝至敏於事

而慎於言言以作合敬審也過言就有道而正焉就猶從也正謂審問國中

失之事王者不臣師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倉之於辟維有乞言合語之禮春秋於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可謂

好學也已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

富而好禮者也諸侯有土地人民卿大夫有采地皆曰富古者

匪無驕諂者為進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貢

道好禮必有賢者與為切磋琢磨故引淇奧之子曰賜也始可

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美其於樂道好禮知所自來故

而後成德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患不知別人仁知與否子貢曰人必忠信重厚然後

求其知能焉

論語卷第一

為政第二

論語

戴氏注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政者天地四時人之政德者五行

行之德木神則仁火神則禮金神則義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北極旋機也北辰居天之中正四時而眾星共之王者居明

堂之中順四時播五德而天下歸之春秋以正次王王次春明王者為政當法天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蔽曰恩無邪詩者中聲之所止故無邪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猶道也上下相匿以文

辭避盜故老子云法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六禮冠

昏喪祭鄉相見董子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道之大者在陰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

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為政而任刑不

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肩為也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

十五者入大學之年也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古人以周

歲行年則十五歲

當昭公五年矣

三十而立

禮立於四十而不惑

天命性與天道故知天命者天所教令人所稟受度命信也

也殷繼夏周繼殷孔子為素王作六經以繼周治百世天

所命六十而耳順先王之政則知其德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從順也欲立人欲達達人順事恕施無非

於矩出於九九八十一矩之為用可以裁制萬物孔子年七

十適當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

魯以寓王法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輕重詳略

遠近親疏人事決王道備撥亂反正功

成於麟見純太平皆不踰矩之效與

孟懿子問孝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子曰母違樊遲御

弟子樊氏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母違母違之意將

名須齊人問於樊遲故告之不言仲孫言孟孫者慶父抗軫經而外魯人

諱之謂之孟氏春秋言齊仲孫來繫齊於上明其弑君罪重當

祭之以禮辟僭效也禮葬從人者祭從生者所以

孟武伯問孝武伯懿子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孝子於父母有

秋書許世子止絀其君傳曰樂正子春視疾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

以君子加絀焉爾
子游問孝弟子言氏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父君子之道具有君臣之義故雖主恩亦當尚敬養供養也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

養人者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根於心見於色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問內豎安否安王文王色喜有不安節

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有事弟子服其勞禮尊者不親小事服任也
有酒會先生餒先

長者會餘日餒有燕飲酒則會長者所餘為恭也
曾是以為孝乎

子曰吾與回言弟子淵魯人
終日不違如愚不違者言其聽而弗問若幼者

也如愚容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退也歸也私謂

也顏子明四代之禮樂故足以發

子曰視其所以或以事舉或以言揚
觀其所由審其所從來之仕路或由諸大

論二

二

夫國入乎或由左右察其所安行善而安之則善日積人勇廋哉人勇廋

哉廋隱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當春秋時世卿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猶畜也故古昔之事新新王

師語曰不知來視諸往是故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施物而窮容物有限君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下之於上不從其所言

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讀如易周流六虛之周

而還反終而復始若日月行度然比近也周者君子事大比者小人事小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罔猶罔罔無知貌少儀曰衣思而不學則

殆反誠為殆徒息不習六藝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執也異端謂小道也雖有可觀而不能致遠執其一則為害孟子曰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弟子仲氏名由字子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

不知是知也言不可穿鑿以為智春秋書曰有倉之穀梁

子張學干祿奔魯為魯人干求也倉稟為祿祿之言福也詩曰

干祿豈弟子張學詩求干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謂所傳聞世所聞也春秋於所傳聞所聞世闕疑皆據列國

史文如陳侯鮑卒以二日夏五無月郭公繫曹下皆是也孔子

曰聽遠音者間其疾而不問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

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之際遠矣夏五傳疑也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有君大夫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諸微辭

也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

爾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立乎人之朝不失春秋之義雖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哀公定公孔子對曰舉直措諸枉則民

福之道也

服世以黜陟為本故春秋設七等之文以差之亂舉枉措諸直

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季康子魯大夫季康子名肥康諡子曰臨之

以莊則敬莊正君子之臨民奉天所以脩身之孝慈則忠孝謂養老之善

邴人為慈曾子曰夫禮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不才者待化於善

老者孝勇幼者慈焉君然後得樂飾車駢馬此之謂舉善勸勉也傳曰古者有命民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昭公孫齊孔子適齊定公元子曰書

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孝于惟孝美孝之辭言惟善異也友施

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政也施陳也為居位者陳說孝友之

無正月明昭非正終定非正始而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

辰公即位若善其得變禮實微辭以箸其引書友于兄弟為

孝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其服皆斬衰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

矣故於其即位以公就明之言是亦

為政奚其為政者婉其辭箸其事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

其何以行之哉大車牛車小車兵車大車轅端持鬲者名輓小車轅端持鬲者名輓小

無輓軌故春秋重信其錄盟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明通三統之義故

春秋於三正皆書王是也所因若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所

損益若正朔三而改質文再而變董子曰王者受命必改正朔

易服色制禮作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

之於天也三正以黑統初正黑統者歷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

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

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纁向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

角卯冠于作昏禮逆于庭喪禮殯于東階之上祭牲黑牡薦尚
肝樂器黑質恣不刑有懷任新產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
存二王之後也親赤統故日分平明朝正白統者歷正
日月朔于虛斗建丑天統氣始化物物始萌芽其色白故朝正
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綬纁尚白旗白郊牲白
犧牲角繭冠于堂昏禮逆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閒祭牲白
薦尚肺樂器白質恣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
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鳴晨鳴晨朝正赤統者歷

正日月朔于牽牛斗建子天統氣始施物始動其色赤故
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質赤馬赤大節綬幘尚赤旗赤大
寶玉赤郊牲騂牡薦角樂器赤質昏禮逆于戶喪禮殯于西階
之月上祭牲騂牡薦角樂器赤質昏禮逆于戶喪禮殯于西階
是月不殺聽朔廢荆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夜
半夜半朝正王者改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
者主地主天洽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而多仁樸故立嗣子
篤母弟妾以子貴冠昏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
禮別葬祭禮先嚴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五絲衣制郊宮
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錫儻儻益員
首服嚴員贊輿尊蓋洽天列象坐四鸞樂載鼓用錫儻儻益員
先而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儻多諱封禪於向位主地洽夏
而王其道進陰尊而多義節故立嗣子孫篤於向位委不以子
稱貴號冠昏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
禮先亨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
屋卑汗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服卑還鸞
輿卑洽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織儻儻大下首服卑還鸞
用聲正刑天洽封禪於下位據時篇目皆在以校夏殷故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成春秋紉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
之文從殷之質兼三王之禮以治百世有王者起取法春秋撥
亂致治不與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親盡之鬼非所當祭而祭
後因立煬宮故春秋書昭公之出季氏禱於煬公
不備日而復於此譏之行充其宜為義持節
討季氏忘臣子之義故於隱如日卒不恐為勇譏定公失
以明其為定之大夫猶翬之於桓也

論語卷第二

八佾第三 論語

戴氏注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季氏魯桓公子季友之後季氏以列子為魯宗卿而立桓公之廟因舞入

佾於其庭春秋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佾以八人為列故其文從八用八八六十四人用六六八四十八人用四四

者不貶絕以見罪惡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於羣廟而季氏因之是不可忍忍能也春秋於莊公之篇倘書丹桓宮楹刻楹以示議而八佾無文著其小惡諱其大惡

三家者以雍徹

雍詩周頌樂章篇名天子禘太祖文王為太祖祭文王故亦以雍徹其後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也辟公百辟諸侯也穆穆和也諸侯助祭天子推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此周公既成雒邑作明堂始舉禘祀之事今三家陪臣何取此義而作於桓廟之堂邪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言此以歎魯君臣也魯自文公始壞禮制

經書公子遂如齊納幣以喪娶四不視朔廢臣禮作僖公主失禮於鬼神大事於大廟躋僖公亂昭穆之序無祖無天而行以起季氏之僭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無所施用禮樂也

禮何如樂何無所施用禮樂也

禮何如樂何無所施用禮樂也

林放問禮之本弟子林氏子曰大哉問之知禮之本則能通文質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皆以救文家之敝禮

記曰多貨則傷德幣美則沒禮易猶延也戚謂戚容稱其服也

禮三年之喪再期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又不能久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禮義雖有君不及中國之

無君明不當棄夏即夷也春秋之治諸侯為夷狄行則以州舉

夷為暴中國則貶絕不稱人戎伐凡伯于楚丘則大天子之使

而不言執鄭伯髡原欲與晉為其大夫所弑則書公會晉侯及

意隱弑書卒以痛其禍黃池之會吳主中國則書公會晉侯及

季氏旅於泰山旅讀如旅上帝之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

事故於泰山行子謂毋有曰女弗能救與有魯人為季氏宰孔子

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曾猶乃也乃謂泰山之神不如林放

升中於天乎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必於射見君子之無爭揖讓而升下而飲其

爭也君子下降飲射時亦揖讓而升降謂禮勝者先升外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勝者不恥不勝

者不勝者不怨勝者其爭也爭為君子而已是以射可觀德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蒼白色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成章曰絢此蓋佚詩上兩言見衛風碩人篇者文同爾子曰繪事後素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眾采然後以

素分佈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曰禮後乎言禮所以後美質乎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義之性成於禮子曰起子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敗孔子未言禮而子夏言之故歎

子其起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徵成也吾能言夏殷禮顧之杞宋之國不足與成其事坤乾之義夏時之等觀之而已傳曰王者之後稱公而春秋言杞子者

春秋王魯而存殷周既絀夏則降杞於三恪故貶稱子矣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獻猶賢吾不能以禮成之者以其不足於文章賢才足則吾能
成之如使子夏等適周求百二千國寶書以為春秋也王者存
二王之後杞宋於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
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杞為徐莒所脅而變
於夷宋三世內娶皆非其國之故又
無賢者為之講求典禮故孔子傷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禘謂禘於大廟也禘

為郊祭大禘於明堂之大廟時禘於昭穆之次三禘皆合會焉既
天子三年喪畢行大禘禮毀廟未毀廟郊宗石室皆合會焉既
禘而行大禘在太祖廟自此而後入昭穆之次三禘皆合會焉既
矣灌者以圭瓚酌鬱鬯灌地以降神謂始獻尸求神時也既灌
然後獻牲既獻然後肆薦肆獻所以求諸陽灌所以求諸陰周
人貴陰故先求諸陰也諸侯有祫無禘而魯以周公故得賜禘
祭其後遂僭於羣公廟既灌而往自迎牲以後皆用天子之
禮樂行之孔子傷其不合乎周公之典禮故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蓋傷魯違成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示讀曰寘寘置也知禘之說者其於
者周公舉禘祀壇墀之上以天為主必德如魯后稷文王而後
配天配上帝宗廟之中以祖為主必功如十人而後從於大享
咎周公能制禘為能知禘禘者諦也
審諦功德差其優劣非臣子所得私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謂祭先神祭神祭五祀如在子曰吾不與

祭如不祭傳曰士不及四時之祭則冬不喪夏不葛春秋於成十年不書冬十月為公如晉缺一時之祭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周靈王之孫仕衛為大夫禮

祀竈設席廟門外西室之奧室制以奧為尊故人子居不主奧古者諸侯之士不貢於王不見徵於天子則不可仕於王室大

子之大夫可以適諸侯不可以仕於諸侯之國賈自周出仕子

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以喻王董子說此義云天者百無益也故春秋於不郊而望則書以譏之

子曰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視二世夏殷也郁郁通三統昔周公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制禮視夏殷而損益之使

益其禮使改文從質故曰吾從周從周者即監二世之義謂將因周禮損益之也

子入大廟大廟路寢大廟也路寢前堂為大廟中央為大室亦曰世室春秋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

宮毋事問或曰孰謂邾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毋事問子聞之

宮

三

曰是禮也

魯下邑治邑大夫稱人謂孔子父叔梁紇也魯祭

謂知禮之譏子故曰是禮邪

子曰射不主皮

此當言禮射不主皮與鄉射記同奪一字耳禮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

曰和容五曰興舞一曰和二曰容者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

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為弟一次射三日主皮者鄉

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眾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

蓋取其中也謂弟二次射四日和容五曰興舞者鄉射禮之

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

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此於樂故

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是為弟三次射周道衰禮射廢五

物之存主皮而已故為力不同科徒為力役之事不同科若司

豐凶以任民古之道也

子貢欲告朔之餼羊

性生日餼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

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為告朔自是而後朝廟視

朔於大廟敬之至也周室既微正朔不行於諸侯魯自文公四

以祭子貢非魯人欲告是禮故如其意以質孔子春秋不書不

告朔而書不視朔以告朔為天子命告之不告朔比不視朔為惡尤大故諱俞澳傳曰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

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可言也禮孔子曰賜也女愛其羊我愛其

禮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禮定公昭公弟名宋時臣失孔子

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猶關雎國風之首篇周公所作淫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古者后夫人將侍于君前息燭後舉燭至

于房中釋朝服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大師奏雞鳴于階

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

師奏質明于階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此之謂不淫其

哀公問主於宰我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

長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取想像其容貌松猶容也殷人以柏義取親而不遠主

迫促柏猶迫也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戰栗取使民之道常自

栗日慎一日戰栗謹敬貌古者天子諸侯皆於竟內治民而廟

中者竟內之象故子我以諷哀公春秋文二年春王二月丁丑

作僖公主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者藏主也何以書譏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魯失禮宗廟始於文公無祖無天而行以

說之諫之咎之何益乎遂猶久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器小言易盈也管仲相桓公但成霸業而

者九國故孔子雖大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

其功而又惜其器小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

勇得儉羊豕曰少牢諸侯則兼用牛曰大牢管仲大夫以桓公

賜故得備牲攝兼也事祭祀則兼用牛曰大牢管仲大夫以桓公

則管仲知禮乎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以禮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此亦桓公所以賜仲樹屏也塞當也屏之制如牆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反坫反爵之坫也禮

賁賓酢主人飲畢皆反之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為之諱因其

功足以覆惡眾見為善莫知其非故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

董子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始作謂金奏頌時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周官鍾師云凡樂

事以鍾鼓奏九從之純如也從當言縱縱緩也謂奠酬既畢緩

夏翕如變動貌從之純如也之而後升歌純如言其聲純一

噉如也其聲噉如分別噉明也終釋如也三終人聲笙奏間代

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以成成者合樂三終堂上歌闋雖

歌卷耳則笙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矣

儀封人請見儀衛下邑封人司徒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

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從者弟子隨孔子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

乎孔子失魯司寇將適衛大夫去國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謂上

無禮下喪禮處之故仕失位曰喪也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

命制作為天子不有天下知將受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韶舜樂舜之時民樂其韶堯業故曰

故盡美又盡善矣充實之謂美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文王

之末世教化未洽故盡美未盡善也武王末受命及乎周公制

禮作樂成康刑措大化乃成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寬能容眾董子曰仁治人不寬也以治

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臨喪

不哀喪喪次也以尊適卑曰臨禮君弔臣外自階西向哭於

會肉比奔哭不舉樂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卷第三

里仁第四

論語

戴氏注

子曰里仁為美

里居也仁者親親仁民備百行者也

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止知者利仁故擇

術不止仁非為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約猶窮也明上當有禮以坊之仁

者安仁知者利仁安者視仁若安宅然利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唯君子能好其匹其惡有方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人苟志於仁君子不忍加惡宋宣公兄弟相讓雖不居正而春秋存其善

志故於與夷之弑移之宋督而不言馮以此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不以親親仁民之道

得之則不處不以欲害道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者衍字以其道得之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成猶立傳曰聖人若夷齊求仁而得仁

以仁義為準繩中

是之為君子不中是之為小人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造次倉卒顛沛偃仆雖倉卒偃仆猶不違仁伯夷伊尹孔子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故春秋大宋襄以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於泓之戰特言朔是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己任天下以為

富無以尚仁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嫌於

伊尹是也為仁故曰其為仁矣加陵也謂以非禮相陵犯有能一日用其

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一日者急辭也仁為道遠極

為故未見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其量堯舜猶病如其分眾皆可

力不足者未之見耳謙不敢質言故為疑辭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黨類也人各為其

管叔監殷孔子荅昭公知禮子路有姊喪期而勿除皆是矣春

秋之義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中國諱人雖加以過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疾時君不能聞道以惑聞終其身楚

其王能知筦蘇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知有貴於已然後可與議道傳

曰君子後物小人役於物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敵也無莫也言君子之好惡不設以成心敵讀如敵惠敵怨

之敵敵猶對也莫讀曰慕慕習也謂狎習義之與比比比女也門外之治義斷恩春

義而不與亦以此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懷歸也天以厚生為德地以利君子用為德人以正德為德土居也君子

懷刑小人懷惠上務隆刑峻法則下惟惠已者是歸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逐也怨怨刺上政禮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

利盡物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何有言若無有也不能以禮讓為

國如禮何如猶奈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為首故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而賢季子使吳得有君有大夫天下莫不亂

於爭而治於讓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知猶用求為可用若子路可使有勇冉子可使足民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貫讀如一貫三為王之貫貫中也通

由此出故變文言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董子曰古之造文

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連其中者通其道也

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

必法天以大仁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仁天志也

人之受命於天取仁於天也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唯鷹辭以仁治人忠恕之至忠者設中於心

忠主文用恕故書歸賙求購求金求車觀此數者皆無所用文無

亂納鼎丹楹刻桷乞師取穀告月朝廟此數者皆無所用文無

所用文以箸其忠獻六羽言初易許田言假築館云外救紀書

次公堯不地逆祀稱躋卒仲遂則志猶釋奔歸父則錄至榿如

晉不見晉侯伐秦先言京師大雩去辰從祀不日此數者皆不

徒用質不徒用質以致其恕故忠恕文質春秋所以著尊親之

道垂賢齒之教用文之極至於天王狩于河陽用質之極至於

天王殺其弟年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用恕

之極至於蔡衛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三世異辭以見恩有深淺

義有隆殺然而於所尊致其嚴於所親致其愛於所哀致其戚

於所痛致其重於所善致其喜於所賢致其美於所危致其憂
於所賤致其辨於所惡致其尤於所誅致其恣於所矜致其疑
質質而文文忠忠而恕恕其懈有常變焉其義有經權焉致五
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非聖心其孰能與於此是故欲求人倫
之至達王道之大於忠恕欲
觀忠恕之道之盡於春秋

子曰君子論於義小人論於利論譬也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

皇皇求財利常恐乏
匱者庶人之事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齊列也高列所以廣德

自退是以春秋褒
儀父而賤穀鄧

子曰事父母幾諫幾微也微諫者子於父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致敬以冀其入不違者勞憂三諫而不聽則號
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泣而隨之憂之至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記曰親老出易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居喪之禮外降不由阼階

恆若父存春秋書武氏
子來求賻義繫乎父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

則懼禮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息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恩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故昏禮不賀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之君子以言教民不尚辭而春秋用夏之忠以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省也無益於治有益於煩聖人弗為無益於用有益於費知者勿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猶訥訥然舒小貌君子先審於行然後發言則言彌貴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報己以德往接人亦以德來報敬義相與故不孤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謂數其失以諫事君欲諫不欲陳故孔子曰

諫有五吾其從諷諫乎陳靈公惡泄治直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忝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而春秋用夏之忠以此

論語卷第四

公治長弟五

論語

戴氏注

子謂公治長

弟子公治氏名長字子長齊人

可妻也雖在纍紲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

纍狗也繼係也昏禮所以合二姓之好故慎其事不稱女者遠別也禮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

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子謂南容

南容字南宮氏名邦有道不廢邦

無道免於荆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廢猶黜也禮諸侯罪黜世國大夫罪黜不世官恣陽無絕

陰有絕也孔子之兄孟皮南容之妻孟皮之子與

子謂子賤

弟子慮氏名不齊魯人

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人

此人也子賤治單父民有賢者五人教子賤所以治使子賤非君子焉能取此君子而友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胡連也

喻其材可王左

不當大用夏曰連殷曰胡皆宗廟薦黍稷之器近舍簠簋遠稱二代者譬此器用則一而時有興廢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弟弓子母氏名雍字仲弓魯人孫卿謂之子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婁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當給

疾也佞人口辭疾給使人不得盡其辭故數見憎惡仁道至大不足為或言但曉以佞無所用耳

子使漆彫開仕於時孔子為魯司寇故使其仕曰吾斯之未能

信開承命往仕而舜於夫子之言吾當為后古子說善其能求諸己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此蓋孔子夫魯司寇將去國心悼傷

之辭也魯與齊接壤盡青州海其東為九夷朝鮮之地箕子之國故設言浮海欲以去之九夷因其有箕子遺教可以行道也

桴桴也庶人乘桴孔子失位故以庶人自處矣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

取材材為桴之材子路之志去就甚決是好勇過也惜我無所取於桴材以寓終不忍適海外隔遠魯也魯備四代之禮

樂可以一變至道春秋據魯為治地故不欲遠魯與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

千室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賦者井里所出以給軍用司馬恣云井里有稅

有賦稅以足倉賦以足兵治其賦合地與民以制賦也求也何如子曰千室之邑百室之

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之邑卿備百邑十室一邑百邑適千室矣百室之家大夫

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

之廣輪也其宰如縣正
弟字公西氏名赤字子華魯人與

賓客言擯相兩君之事孔子曰二

三子欲學賓客
之禮者於赤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賢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

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於文一與一為二具四方中央為十

類而長則易二篇之
策當萬物之數也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將來

宰我晝寢
寢臥也日出為晝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朽木腐朽之木彫飾也糞土
於子與何誅故假晝寢以自

晦其明夫子意謂天下雖亂
吾心自治君子樂天知命雖毀棄

何傷乎誅傷也春秋至定哀世魯益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

亂而春秋
之文益治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

其行於子與改是我乃更察言觀行尸子述仲尼以六子自厲

曰辭不辯
宰我侍

子曰吾未見剛者剛謂彊志不屈撓或對曰申枨弟子申氏名枨魯人太史公傳有申黨字

周即子曰枨也欲焉得剛德陽主善陰主惡

子曰吾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非義陵也人以

所不欲吾則欲使其人無陵於人自彼視己子曰賜也非爾所

及也欲化人使不加非義於己其道則難故曰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禮樂傳曰詩書義

人始於詩書終於禮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樂故可得而聞也性者人所分於陰陽五行有仁義禮知之等天道天所行盈虛

消息之道與猶合也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箸於易春

人雖然不以設教傳其人不可得而聞也已矣秋雖然不以設教傳其人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聞讀如聞斯行諸之間行讀如

常若不逮孔子以為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故嘗戒其兼人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文子衛大夫孔氏名圖文

古者葬而後舉謚天子崩稱天以謚之諸侯受謚於天子子曰敏

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言其勤學好問應謚也

以下倫比古今人士亦春秋之善善從長惡惡從短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鄭大夫公其行已也恭其事

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恭者不懈于位惠者心省

舉皆大恣非為一事一人設故

子曰晏平仲晏平仲齊大夫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謂他人久

平仲敬於他人善者平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蔡者元龜出蔡

龜長尺大夫山節藻梲梲梁上楹狀其形故名為稅稅之言侏

八寸士六寸何如其知也言不知則不

天子之廟飾左氏所謂作虛器者是

公逆祀先禰後祖而躋僖公事由
文仲執政不舉之者諱國惡故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子文楚大夫鬬氏名穀於菟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

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

乎曰未知焉得仁非知不能成仁故夫子言仁必及知子文為楚上卿未能變夷狄行而數道鬣侵中國又

舉得臣為城濮之戰楚上卿未能變夷狄行而數道鬣侵中國又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齊君齊莊公光也大夫稱子崔子齊世鄉崔杼也陳文子名須

無亦齊大夫崔杼作亂文子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公之事在襄

公二十五年其後杼名不見於經者將達王事誅亂賊故絕正

之使不復見此春秋之常辭唯趙盾免則以其非親弑故赦之

爾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

大夫崔子也違之此崔子當從魯讀為高子高子齊大夫高止也於時諸侯委政大夫間齊亂故為陳儀之

會欲誅崔杼而不能與止為世鄉不討賊同何如子曰清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文子不知齊之將亂難至而公之不子聞之

季文子三愬而後行魯大夫季孫氏名行父文謚必三子聞之

曰再恩可矣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恩春秋於其代公為晉執特言舍之於招丘仁之也

子曰甯武子衛大夫甯氏名俞武諡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善其伴愚得以明哲保身春秋襄二十六年經書衛甯喜弑其君剽衛侯復歸于衛衛

殺其大夫甯喜喜者武子曾孫從其父殖亂命弑剽納衍亡其劇族故美武子之能愚以悼喜之不知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哀公三年孔子在陳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孔子恩歸與歎之辭也禮大夫公國君賜

之環然後反魯不召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

裁之為小弟子貌畫繪之事五采備謂之成章譬其學以成德裁制也言雖已亦不能加之裁制美大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言夷齊所行合乎忠恕曾子曰朝有過夕改則與之

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春秋狄秦而於繆公能變則稱伯使有大夫為大善辭亦以此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氏高名魯人醢酢也

曲而有直名孔子惡似巧言令色足恭合色面柔足恭體柔君而非者故舉微見大

巧言令色足恭足恭盤辟貌巧言口柔

子不失色於人，不封口於人，不失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丘明

足於人，色容莊，口容止，足容重。名魯太史不諱丘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內隱

者君子不奪人名其怨外詐相親，此兩者行異微生而

同為鄉原，故竝恥之，疾作偽者甚爾。
顏淵季路侍，子曰：益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

敝之而無憾。敝壞子路志願交友人己若一己不以顏淵曰：願

無伐善，則稱己，故無伐善。則稱己故無伐善無施勞，己任，從而後已，故無施勞。施舍勞勤也君子仁以為子

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安安其

先王老臣不名七十雖庶人主字而禮之懷和也春秋於女叔

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決絕之

魯為彼婦之歌季桓子聞之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此

其知過而不能自訟，卒不復召孔子，故發此歎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論語卷第五

雍也第六

論語

戴氏注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明堂位也仲弓有舜禹之德而時無天子薦之者故明其可使南面也仲

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與夫子同時人簡大也略也疎大略於禮文質勝故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明堂之法禮達於下王中心無為以守至

正故曰居敬順時布德和令不言而治故曰行簡文質道備合於南面之術故可也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

簡乎

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曰大簡若道家之獨任清虛以為至治

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

所以

反情治性盡才者也不遷怒者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不貳過善而復行是

益之過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不幸短命外矣今也則未聞好學者也

子華使於齊母子為其母請粟

子華仕魯為魯使齊母子時宰季氏掌賦粟君言不宿於家故

其數於夫子祿穀曰粟

子曰與之釜

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也

以是請益曰與之庾母子與之粟五秉

庾當言數聲相近聘禮記曰十六斗曰數十數

曰秉此禾秉之數合乎聘禮者殆古者出使
君待之優加於常祿外如禮他國使臣然與
子日赤之適齊也
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周救也古者十月納禾稼獻裘頌馬

皆於其時明赤適齊己在祿入之後則母不關粟仕
有祿日富君子行權以救急不急而與為繼富也

原恩為之宰
孔子為司寇時恩為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九百

解以多
子日毋
其母者止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教以用多之道五

萬二千五百家為
鄉五百家為黨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牛牛不純色

子其犢也騂赤色周尚赤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
宗五嶽四瀆角尺因其父賤其子故欲勿用讀如春秋傳用

然後郊之用者上中也古者郊祭必十二牲帝牲養在滌三
月稷性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於禮郊廟望祀南方山

川皆用騂牲郊廟大祀山川次祀犁牛之犢而中騂角縱不用
諸天祖山川次祀豈得舍之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

山川之喻此蓋微
言與許南面同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仁象乾元元者天氣也顏子性與天道故三月不違仁言三月則終

身可知易曰體仁足以長人然則顏子亦全乎君道者與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至有消

息盈虛異乎乾元之不可拔羣弟子之於仁亦然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問可使執國政否也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果勇決達通通達執

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執於從政乎何有猶材也果能主兵

可為司馬達能主教可為司徒執能主土可為司空此天子三公官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弟子閔氏名損字子騫魯人費季氏邑今沂州費縣是其地閔子騫

曰善為我辭焉辭當言辭辭謝也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復反也孔子為魯司

寇閔子為費宰今則不欲反治其邑魯不用孔子故也閔子以孔子道之行廢為己之出處

伯牛有疾弟子冉氏名耕字伯牛魯人子問之自牖執其手牖南窗也君子寢處恆在牖下

牛有惡疾嫌近長者故孔子不入室但從牖執其手為切蹠也曰亾之命矣夫既切蹠知疾不可治故曰亾之

命矣夫亾喪也孝經說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譎暴有隨命以督行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

得惡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傷伯牛危言

隨命疾時無賢君有道之士多致天病所謂遭命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

其樂賢哉回也簞筭也瓢瓠也顏子樂先王之道處貧而忘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子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

女畫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畫界也夫子之道卓爾

足故言力不足者若仰高勤行中道廢頓者則可否則不知老

之將至何不足之自明乎自明不足殆於倦學而止故曰女畫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子游為武城宰武城泰山南武城縣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問女得賢人於此邑乎古者鄉

大夫以時獻賢能之書於王諸侯又歲貢士於天子是以古之

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
知其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澹臺氏滅明名字子羽後為孔子弟子徑田開道也周法

禁徑踰者公事在官之事非公事不至宰室言無私謁

子曰孟之反不伐魯大夫孟之側字子反自功曰伐哀十一年與齊戰于郎孟武伯帥右師先奔之反為殿

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策馬極也軍前日啟後日

殿魯出師當先命殿及奔殿者越行而先之反乃更為之殿以距齊師於時皆貴勇力賤禮讓故孔子舉其言以諷世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鮀衛大夫

夫大祝子魚鮀有口才詭油之盟將長蔡於衛以鮀言乃先衛侯宋朝宋公子朝也朝有美色通乎靈夫人靈公召之使仕於衛故言為國無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美難免於今之世言必喪也靈公寵朝而兼任鮀故得免於喪此假衛事以傷魯之受

與女樂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衰世之君莫能由是道者明當示顯德行使民不

迷

子曰質勝文則野質質性文儀貌質由中出文自外文勝質則

史史祝史也唯司威儀誠敬非其事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貴文質得中彬彬

史儀誠敬非其事也

質家文家者為王者起有所改制順天地之道天道本下親親而質者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後王起治地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三王之道若循環非有所舉有所遺也夏敦尚忠而文文家尊尊尊尊之過流而為史殷救之以質質家親親親親之過流而為野周復救之以文然而原其始制主質者有文主文者有質三代之初皆彬彬君子也春秋救周之敝將變周文以從殷質而馴致乎君子之道梁殷之路尚質也服周之冕貴文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代直道而行直道者不能曲撓罔之生也

幸而免罔讀曰枉枉哀曲也枉者雖生猶外幸而免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則能約身

以禮矣樂之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在然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性與天道語上

之事中人以下其知不遠故不可以語上春秋有據魯新周故

宋黜杞之文應天制作以治百世而不知者疑於倍上故夫子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知者務民

不黷鬼神季梁曰民神之主也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

仁矣仁者先勤眾事後乃定貢賦得民之奉

子曰知者樂水水性知周萬仁者樂山山性仁仁長萬知者

動知象天仁者靜仁效地地主受知者樂動以行施說萬物

樂仁者壽靜以合化成萬物物被其仁而壽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文武周公之道幽厲傷之

魯矣其次莫如齊管仲修舉之未盡合也故齊一變厘可至魯

魯一變乃可使如周道之盛孔子刪詩以王者之風繫之周公

日周南以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以魯

繼王迹為諸夏張治本故曰吾舍魯何適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竹籥也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

太平非一日之積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井讀日穿穿者

陷禽獸仁者變人宰我憂世無道而夫子猶以仁天下為己任
故設言人隊窕中仁者亦將自下從而援之邪為恐仁者從人
入於窕窕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去也君
仁之道窕窕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子見微知
著不善斯去矣可欺也不可罔也罔誣罔可欺以其方難罔以
不可得而陷可欺也不可罔也非其道春秋有刺譏褒諱挹
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亦避陷與罔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文六藝之文禮貫

之正經行脩言道禮之質故約身以禮亦可弗畔畔畔猶反也反禮即入荆春秋所譏貶絕是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公定

十四年孔子自陳返乎衛靈公夫人南子使請見孔子曰四方

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

子辭不得已而見之古者謂其君曰君謂其夫人曰小君國君

有宗廟之事君親牽牲大夫從之夫人親薦盎命婦從之將助

祭宗廟正君臣之位則仕者自當見小君是時孔子於衛為際
可之仕故以禮見南子也子路疑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夫子不
足復仕其朝故不說矢猶直也否鄙也厭絕也夫子直曉之言
吾所鄙棄不仕者皆見絕於天者耳衛君尚未也稱天以言至
再者聖人性與天道喪天命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也中和也庸用也常

道也命乎天率乎性故曰至者言此可則效也先王以禮樂

教民於中和世衰禮樂不行故民寡此德久矣易以二五為中

和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變化終既濟

定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春秋設素王恣以陰陽之中制其

禮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元以統春春以統

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明王者當行中和之政以奉元順天道

詩書禮樂皆尚

中和可以隅反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

設言充仁之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讀當至必也絕之猶

能如是也雖聖如堯舜猶以為

憂病猶憂也憂其不能徧物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

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仁者以己之欲通天下之

生謂制田里廛宅以富之欲通人之道謂設庠序學校以教之

皆近取諸身而喻之於人行仁之道務此而已方猶道也春秋

有張三世之恣於所傳聞世治起衰亂錄內略外於所聞世治

升平內諸夏外夷狄於所見世治太平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皆

由能近取譬橫而充之故傳曰末不亦

樂乎堯舜之道與堯舜之知君子也

論語卷第六

述而第七

論語

戴氏注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循其故事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

謂明孔子序易刪詩書正禮樂皆述者也至於脩春秋義實兼

為殷守藏史後老聃於周亦繼為此官竊比猶言竊取也昔者

制質文多循用殷禮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何有於我言不足為難也

人以是三者多孔子孔子不以自足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講習也不習操縵不能安弦不習博依不能安詩不學禠服不能安禮徙取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退朝而處曰燕居申申整敕夭夭和舒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志欲如周公之治周公魯兼三王以

施於春秋冬夏孔子為邦亦取四代之制春秋辟制作之名籍魯以託王義息周公也

子曰士志於道

言士當志為孝友睦婣

任道之行道六行也

據於德德六德知仁聖

依於仁

人與仁合相依

游於藝

藝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游讀如

以成其德行而綜之以禮故曰文之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

束脩童子之摯以見先生謂之

吾未嘗無

誨勇

誨之使盡弟子之職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必待其氣憤

啟別也惟古之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以數喻隅讀

之隅隅角也邊為廉角為隅復猶報也春秋之用辭已明者矣

聖恣己畢則人事雖博所不詳也董子

子曰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助孝子哀感之心禮斬衰三日

會小功總麻再不食

子於是日

哭則不歌

道寒燠不同時人之

情與斂焉則壹不食

日不飲酒會肉而況於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臧唯我與爾有是夫舍猶置行

平是謂行作新王之事以俟後聖是謂臧有是夫謂有是可行可臧之具禮樂刑政是與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禮大國三軍子路問子曰暴虎馮河

外而無悔者吾不與也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楫渡河曰馮河

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者不戰善戰者不外善外者不也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故必先之以懼乃能用謀謀多則事不集故又貴能定成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為之矣執鞭君之御士條狼

不恥賤職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所好者古入之道此言當陽虎專季氏時

子之所慎齊戰疾慎齊敬祖考慎戰重民命慎疾變性命老

子在齊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桓公時陳

陳甯之後韶樂存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美其不但自正又

勇故於齊聞韶功之德樂成而鳳皇來儀春秋治定致麟皆純太平之瑞應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為猶與也衛君出公輒也衛靈公世子

后曼姑受命立其孫輒晉趙鞅帥師納蔽贖于威齊景公使國

夏與曼姑圍威距之時夫子於衛為公養之仕周汰無適子者

有適孫冉有疑衛人立輒以王父命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

辭父命當得正故問夫子與之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子貢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子曰

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伯夷親親為大

讓其弟叔齊援立長之義以與其兄父子兄弟子曰夫子不為

之道備正以求為仁人卒成仁道何怨之有子曰夫子不為

也得親親之恩春秋絕蔽贖之出奔不與其入衛而書齊國夏

衛后曼姑帥師圍威以伯討辭傳曰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

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曼姑之義為可距則輒之義為

不可距故雖於恣當立而夫

子以其不能辟位亦不與也

子曰飯蔬食疏糲也糲食稷食庶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義無事而居位食祿君子

恥之為其陷於不

義也在上曰浮

云

謂義無事而居位食祿君子

謂義無事而居位食祿君子

謂義無事而居位食祿君子

謂義無事而居位食祿君子

謂義無事而居位食祿君子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加當言假假之言

方故言暇我數年也五十者天地之數大衍所從生用五用十

以學易謂錯綜變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

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

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

象其氣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

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過於消息為十月卦陽伏陰中

上下皆陰故禘卦曰大過顛也顛則陽息萬物夙聖人使陽升

陰降由復出震自臨而泰盈乾生井終既濟定六位正王度見

可不一遇大過之世也

子所雅言詩書雅言正言孔子誦詩讀書執禮皆雅言也謂持

禮書詔相禮事也周官大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
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
王於此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故必皆雅言也詩書
或誦讀或教授弟子禮則執文行事而已故別言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楚賢大夫沈諸梁字子高
曰葉公不對者恐**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厭誨人不**
知不足以知聖人

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生而知之謂若庖羲畫八卦好古敏以

求之者也敬勉孔子刪書始自堯舜皆冠之以日若稽古

子不語怪力亂神語誨言也怪如日食星變山崩之屬春秋志

舟亂如孔文子問軍旅白公問微言神如杜伯射王伯有為厲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春秋外離會不書言不足別善惡以此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宋向戌之孫司馬魋也

德天生夫子受命制作魋何能為此言當魯定公卒之年夫子去曹過宋時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二三子謂諸弟子孔子

可得聞者弟子疑之以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是視

為有所深隱故解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也言

無不與二三子者視我所行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不

足以至隱者不書也故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博

明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文六藝也行六行也忠信六德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智仁合為聖人若庖義堯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髡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曰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

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善人是以王教化民若咎繇箕子太公是有恆者上下一心以周旋逸

相亦維終言恆也書尹告曰自周有終 亾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

矣亾謂貧有謂富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約約於禮於時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故發此歎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釣者鈎也綱者為大綱橫流以繳屬鈎弋繳射也宿宿鳥射飛不射宿春秋之

制不以夏田以為飛鳥未公於巢走獸未離於宥恐傷害於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皆聖人恩及禽獸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惡其妄作乖先王之法 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言作春秋也於所傳聞世

張恣以加王心於所見世識其行事而已傳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間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董子曰春

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
有傳聞五世故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
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所聞八十五
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
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弑弗
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信之志詳略
之文皆應之言之次者
聖人謙言知之未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鄉鄉名以其是非錯互乖
子曰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何於童子疾之已甚邪春秋列

絜也不保其往也
絜以進則與其絜焉可矣不能保其既往若何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
極仁之量堯舜猶病故人疑

而仁斯至矣
而仁斯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昭公襄公子名禰

孔子曰知禮孔子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昭公襄公子名禰
孔子曰知禮孔子

還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

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弟子魯人期當為旗

也此蓋孔子往見司敗命旗為典謁者當問對時旗蓋俟於門

外禮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孔子不欲問君過故遠退時

旗當隨行而司敗言未畢欲由旗達故揖而進之也黨比黨也

禮取妻不取同姓而昭公為取吳女故諱公姬稱吳孟子孟長

也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詩曰齊子由敖春秋於昭公十年取

吳孟子之歲為內大惡諱不書逆女而唯公冬以見不能奉承

宗廟之義於卒也不稱夫人不言氏氏繫姓者

也不言葬葬必舉謚謚配姓者也皆盈諱文

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春秋之義為尊者諱恥諱莫如溪

姓為知禮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聲比於琴瑟謂之歌歌者

之以合韶武之音善謂止於中聲也善則宜

和恐掩人善故不遽和見夫子善與人同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文文字也夫子書六經皆以古躬行君子

則吾未之有得躬行或不能不隨時如魯人獵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

已矣云有也孔子謙不敢當仁聖之名猶后稷自謂便人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正當從魯讀為誠誠信也唯猶為也言不厭不倦仁聖之德倘信為弟子所不能學與丹子歎力不足同

子疾子路請禱禱者告事求福子曰有諸問有弟子為禮否子路對曰有之

諷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諷禱篇名諷者紘功德以求福也古者君父有疾則臣子為禱祈于天地鬼神

子路意弟子事師亦當同也子曰丘之禱也久矣孔子信天之知我制作未禱而日禱久矣者明己素行合於神明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固陋也當時行禮過奢失恭讓之道故言

無盜過儉以矯文家之敝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君子利及天下故坦蕩蕩小人

利切身家故長戚戚聖王在上政教平仁變君子溫而厲威而

不猛恭而安厲謂正顏色猛怒也安猶晏也寬容覆載曰晏道君子坦蕩蕩之容有如此者

不猛恭而安厲謂正顏色猛怒也安猶晏也寬容覆載曰晏道君子坦蕩蕩之容有如此者

論語卷第七

海國圖志

四

泰伯弟八

論語

戴氏注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泰伯

周大王之元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季歷生文王有聖人表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欲使大王得遂傳國季歷以及文王因大王

病借仲雍入吳采藥大王漫而不反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不立仲雍之子為後合周嗣在文王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詭道合權隱而不

箝至德若不足故民無德而稱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憇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

則絞以蔥畏懼貌絞急也恭以遠恥慎以辟禍勇以成義直君子以正人然而不中禮則有四者之失唯禮可以己之君子

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愉親親敬故禮之大者愉親也春秋於母弟

稱弟母兄稱兄見親親之義於穀鄧失地之君來朝稱侯見敬故之義周道尊尊諸侯弟兄不得以屬通故其制服絕旁期殷

道不然上下各以其親質文異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啟讀曰敬敬視也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

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澌淵如履薄冰引詩小旱之辭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澌淵恐

命君幼奇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節禮義之大制奪猶易也曹
於大臣公子喜時曰聖達節次守節下
節君子人與君子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毅果也仁以為己任不

亦重乎歾而後已不亦遠乎仁天下以為己任重莫重焉不知

莫致唯弘毅者能之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起也王者欲起政教先命大史

欲給求為本民遂欲而樂生然後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言冥其見人道遠由從也

民從不可使民知老子曰國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好勇之人而疾失其業則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亂矣春秋所書盜皆是也人而不仁疾之

此甚以

行春秋於叛逆則誅之於吳楚則先治小惡不為己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周公告武王曰不驕不吝時乃無敵夫子蓋反其言

以戒為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則不能致土吝則不能養賢其餘行雖有小善亦不足觀已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以善本不易得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藝故曰三年

子曰篤信好學篤固篤守外善道善讀為繕性之繕繕脩也謂脩仁義之道守外弗去也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則以仁義之道脩身則出處隱見不可

苟勇而已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邦有道貧且賤勇恥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

也邦無道富且貴勇恥也魯宣公篡子赤而立公弟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春秋善之以為盛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子之言必當其位大言大位小言小不在其位而謀其政雖得正猶

有悔焉故君子不為也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殷大師向摯也見紂亂抱其樂器奔

周始四始也闕雖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
為頌始皆周公歌詠文王之德孔子列為四始為後王恣亂謂
合樂時也鄉飲酒禮曰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蘇采蕢古者作樂三篇同奏以一篇為一終詩者歌也所以
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矣洋洋眾多貌謂合金
石絲竹而歌之也此孔子愬周公禮樂識摯遺聲聽而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取直進侗而不愿侗未成器之
慤也宜吾不知之矣言皆與常度反
可信心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以學及時以行
子曰魏魏乎驛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魏魏高貌驛禹有天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魏魏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孟子曰充

輝之謂大則恣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歲
功成堯恣天為而不有故其仁如天也
無匡際貌名謚名也大行受大名納

行受納名堯崩無謚是民無能名
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魏魏如天成功弗可及已

矣乎其有文章五章也謂山龍青

魏魏乎其有成功也變使其

魏魏乎其有成功也變使其

魏魏乎其有成功也變使其

魏魏乎其有成功也變使其

華蟲黃作繪黑宗彝白藻火赤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

大夫服二士服一若天之垂象焉昔者百篇皆據周而錄二王運

帝魁之書迄秦繆公定可為世法者上洽唐虞加稽古之文以

之三代以見春秋通三統之義至於帝王受命用

周時堯典固夏書也尚書說孔子曰使帝王受命用

吾道述堯治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此始堯之微指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舜有臣五人謂五官也唐虞夏殷皆五

也契司徒也咎繇**武王曰子有亂十人** 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

士也伯夷秩宗也**武王曰子有亂十人** 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

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治外有

九人治內有文母子我也我周也周道之興本乎衽席故詩首

尚書大誓之辭今古**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際猶降也言人才唐虞**參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文王當紂惡未盈三

無受命改正之志明**武王之伐非不得已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間猶加也言禹成堯舜之功而開三王之

道三科五家并降絕續咸繫於禹吾無以

加**菲飲會而致孝乎鬼神** 致盡也鬼五廟之鬼神謂天也子產

曰天者神王者父天為天之子故以

之

孝言之夏時先言初歲祭後言罔
 有見非先郊而後祖明忠教也
 冕大裘之冕朝祭所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服致美者若志備禪
 尺十里為成或間有洫洫廣濶八尺盡力溝
 洫以急民事若先歲祭言農緯厥耒是與
 重辭之復烏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禹吾無閒然矣言再

論語卷第八

子罕弟九

論語

戴氏注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寡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道也仁者人之性也備著於易春秋不以設教故

見為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者巷黨名無所成名言其聖無不通不

可以一藝名之

子間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

執御矣

欲使專一於其藝執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射御可以習禮樂而士之子職在能御故曰吾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

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衣也朝服亦用絲孔子純

從之以為儉質不失禮

玉藻曰朝服之緇朝服亦用絲孔子純

下禮也

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

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禮之變也

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

子絕四

絕出於人四
母意
知不妄億措春秋書伯于陽子曰我乃

不知如何

所母必可與人共者無弗其也
有母固
獵較子亦獵較

毋我善無有於我子與人歌而

子畏於匡顏刻為御刻往與陽虎俱至匡陽虎嘗暴匡人匡子

見刻以為陽虎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命制恣度春秋建五

始假文王以為王恣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明春

斯文也後外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與於斯文謂己之制作皆據

周禮而損益之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奈我何有聖

亦文王之恣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宰吳大宰嚭疑

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生也言是固天生之將

為羣聖主又多能也子間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

多乎哉不多也孔子少時嘗為委吏為椽田故言賤也鄙事小

唯選曰郊人故君子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字子開衛人稱名

者是篇牢所次與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知別也謂別其類

有鄙夫問於我慳慳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鄙夫鄙野之夫慳慳誠也鄙夫雖賤苟以誠心來問我則舉其事之兩端而盡語之

無所殊別叩舉也兩端輕重也

子曰鳳身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此孔子傷世無明王也明王出致太平則鳳身至河

出圖矣今天無此瑞已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制作必當革命之際不欲顯言故以鳳身河圖見意焉

子見齊衰者

齊衰母服舉齊以該斬也

有喪者

者見之

此見之謂來見也存齋存卿也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也雖起

年少必起敬趨疾行也喪者在所鄙貴者在所尊待警者如喪者以盡仁如貴者以盡禮禮凡警矇之有道德者則使之教夙

則以為樂祖祭於警宗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此顏

聖人微言弟子不易知也彌終也仰之終高不可及鑽之終堅莫能入言其道廣大配天地也不及則瞻之在前而過之斯忽

焉在後矣言其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循循順行貌誘道也約要也禮非所以成聖也然而亦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爾高遠貌言既

盡力文禮及夫子有所立則又卓然高絕若序易作春秋是矣

顏子鑽仰既久則知詩書禮樂皆歸春秋之治太平易之既濟

從之末由也已末無也此間一知十之所至也

子疾病曰仲父之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行禮也無臣則禮不

備古之嘗爲病閒猶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

大夫皆然病閒廖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

吾誰欺欺天乎者使人疑也君子行禮使人信不使人疑天使

我無臣而疑爲有臣是欺天也孔子去魯以微且子與其於

罪行之不能用大夫之禮故言無臣而爲有臣矣且子與其於

臣之手也無靈於二三子之手乎無靈於二三子之手蓋

臣即二三子也又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於於道路乎大葬大夫

何必使之爲臣邪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於於道路乎大葬大夫

者大夫退於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故言縱不得大葬亦

豈外於道路知天命已反魯制作也子疾子路請禱子疾病

子路使門人為臣皆放禮文行事禮士喪設有司夏祝商祝御者徹者饋者奠者宗人甸人圉人之屬以備禮況大夫邪孔子自傷道廢不欲飾終故言此以距子路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滅諸求善賈而沽諸也善賈良賈

沽當言及乃售也美玉求良賈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

也無自求售者也謂若伊尹處賦畝之中湯三聘乃往

子欲居九夷之囚箕子不忍為周所釋走之朝鮮武王因而封

之後為武王陳洪範九疇以明天道孔子既不得或曰陋如之

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陋者無禮義也禮義由賢者出有

陋乎君

子曰吾自衛反魯反魯在哀公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之雅頌

得所則樂正矣所三所也周景王問伶州鳩曰七律者何曰昔

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

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

命

三

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經緯也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辰
農祥我大祖后稷之所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
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辰後稷所經緯謂
譬於是乎有七律也逢公日月星辰謂之五位因五位而合之七
之三所而合之五位歲日月星辰謂之七同其數以律和譬謂之七
列張翼軫角亢氏房謂之七列以七同其數以律和譬謂之七
律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宮為羽應鍾為
變宮蕤賓為變徵也殷以前五音而已至周加文武二變謂之
七音蓋武王有天下以三所周受命之符因七列制七律變殷
之質從周之文焉如析木之次用應鍾之均一也魯備四代
用林鍾之均二所也大辰之次用夷則之均三也魯備四代
之樂虞夏殷樂用五音周樂用七律其後樂官失職雅頌之升
歌金奏用六律而不用七律之均故孔子正樂之音使七
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之制故言各得其所矣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

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往也舍止也正朔三而
改文質再而復物類相招

欽數相生消長
之故如循環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古者天子諸侯無再取之義為
其棄德嗜色故一取而已在禮

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
割男女喪德亂匹與勇是以春秋危莊公賤陳佗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其止者吾止而不與以其

功無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其進者吾往而與之以其

於聖人脩治至於純
太平皆由一簣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故弟子

子言無所不說故
子語之而不惰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視顏淵疾不可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亦所以悼顏子

日秀秀禾也言穀有生
而不長成者喻人亦然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後生後我而生後生

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恣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恣語先王之恣言述之以

以戒故不能不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吳順也順與之

從也此謂諷諫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言則能動其善公若定

心故說繹抽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公若定

桓子是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卒以女樂衣魯故發此言

子曰主忠信主所主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勇曾

衛主顏讎由於陳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母友不如己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過

則勿憚改復不可循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歿將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此衛風雄雉之詩伎害臧善也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言不伎不求之行何

之子路志在乎是故樂誦是言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言不伎不求之行何

以樂道好禮所謂見其一冀其二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凋半傷也大寒之後松柏形凋而不易其心積惡之世君

子道消而不改其操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見君子

子曰知者不惑事能立仁者不憂思能推勇者不懼眾能正

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適之也道仁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立謂立德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因時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

日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善者也行權有善者也唐棣

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恩室是遠而唐棣其華先開後合

言權道反經而後至於大順恩其人而不得見其室遠也以言

行與陰從震故子曰未之愆也夫何遠之有言此未愆所以合

道權進於立矣循是恩之何遠之有董子曰春秋之常辭也

子夷狄而子中國為禮至邇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道

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中國故移其辭以從

者殺又曰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春秋移其辭而戰

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

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息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
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恩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息也夫何遠之有
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
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論語卷第九

鄉黨第十

論語

戴氏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退其在宗廟朝廷便

便便便以言閒雅師說云天子諸侯皆二朝大夫朝君於此君視大夫朝亦於此其

聽朝聽朝在路門內之內朝亦為燕朝宗人圖嘉事於此諸臣復逆

亦於此其堂曰路寢中為大廟始封君之主在焉宗廟在路寢

昭昭二穆在左右言三朝及廟在雉門內皆非也唯謹爾朝與

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凡朝卑者先至與

白白於君也卿以下為大夫侃侃當君在踧踧如也與與如也

言言術君也君在踧踧如也與與如也言者議所當行將

而舒而舒緩也與與徐行有威儀與與然君召使擯出接賓曰擯卿

承承擯士為紹擯孔子大夫魯人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勃如變

其知禮其知禮召使以承擯攝上擯事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色貌躩

如疾如疾指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瞻如也指所與立謂為承擯時

夫聘用旅夫聘用旅擯皆傳辭出揖左人左其手入揖右人右其手至入

廟時乃攝廟時乃攝上擯矣禱如衣張貌春秋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

之事相朝聘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趨進翼如也趨進從中廷進至阼階

稱先君以相稱先君以相接謂斯時與趨進翼如也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

也翼如者賓還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顧還視也賓出公送于大

狀其端行乃還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禮以下皆行聘事公門路門也聘

內賓實入門左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辟不敬也聘禮賓及廟門

鞠躬謹敬貌西塾故不當門闕門中后過位色勃如也足躡如也其言似不

足者中庭君立之位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攝

也衣下曰齊屏蔽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以斂為敬聘禮賓入

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外二等賓外西楹西東面禮天子堂

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階等亦如之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聘享訖

以俟命降下也逞解也先浸階趨進翼如也浸階謂降西階盡

趨前復其位趨進就位復其位復其位復廟門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圭瑑圭也諸侯朝天子執命圭及會諸侯使大夫聘則降君瑞

等襟記贊人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

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藻三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

采六等如不勝者狀其重慎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

如有循既曲北面又指當碑指當揖時上其手故上而揖既而

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三退負序進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

當授玉時下其手故下而授戰色色動如恐足縮審行步貌

禮所謂將授志趨也如循也享禮有容色享獻也禮禮賓也既

如有所般還回辟而遠巡也

實既享而禮賓主君授私覲愉愉如也私覲私以禮覲主君

禮侑幣賓執左馬以出私覲愉愉如也

公事故對聘言私若於卿大君子不以紺緞飾紅紫不以爲

夫謂之私面愉愉顏色和敬

服紺者纁入於黑五入爲緞則紺又入黑者紺緞木染紅紫草

祭之服皆無飾唯深衣有之深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

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故不以紺緞飾色白爲

正故不用紅紫也禮大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

夫士燕居皆服深衣

單衣絺綌出往他所必表上服古者裘葛皆覆以絨衣然後加

以朝服會之時袒而見覆示美謂之裼其不見覆充美謂之襲

大裘不覆反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皆以衣配裘也緇

本取其質也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皆以衣配裘也

衣麕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三者皆士之禮服玉藻

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麕裘青犴褻絞衣以裼之狐裘黃衣

當爲緇字緇衣素衣也結衣長短右袂而朝故謂之結衣結者

堅也作之用六尺裁足覆冒匈背若今汗衫矣右必有寢衣長

當言又又手也短手袂者蓋無反詘之尺二寸

論十

一身有半寢衣臥時所著自領至鄴狐貉之厚以居
狐皮之厚者以私居也喪謂喪服也古者喪服

大祥之後閒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以時遞變故小祥練冠

必殺之唯謂朝服玄冠不以弔玄冠委貌冠其服縑布衣也弔

與深衣同但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之禮主人未變則朝服朝服

如吉時既小斂吉月必朝服而朝吉當為告字之誤春秋經曰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禮諸侯每月朔朝廟使有司先奉天子

命告朔退而與其臣弁視朔朝服視朝若天子則用玄冕

視朝皮弁聽朝矣當時魯不告朔羣臣失其禮服皮弁服而朝

亦皮弁者之非正己必朝齊必有明衣布齊者所以交於神明

服也箸告月者亦變其禮齊必變食變食改常饌禮天子曰舉大夫以

禮服用布制如景加於齊必變食變食改常饌禮天子曰舉大夫以

作陰德居必遷坐居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

尸夏立尸而卒祭般坐尸周旅會不厭精膾不厭細會飯也肉腥細者曰

酬六尸遷也太坐依夏禮會不厭精膾不厭細會飯也肉腥細者曰

膾不厭精納者穀畜所以養會饘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傷溼

生滋味得則可調和藏氣會饘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

搏壹致令人噎者曰饘水竭傷喝藥令人渴者色惡不食謂如

日餽魚腹疾內爛曰餒肉壞不勝刀七日敗而羸羶失飪不

色臭惡不食蜀人作羊腊以臭為美鄙遠之俗則然失飪不

會以木弮火以器孰物曰飪不時不食會各尚其時味謂若春

多鹹調割不正不食物及午割法不正則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醬謂醢醢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肉雖多不使勝會氣謂

醬為饌本豆實所重不獨則禮不備也肉雖多不使勝會氣謂

得過會饌之數王制曰庶羞不踰牲是禮多不唯酒無量不及

亂旋而貳唯噉之視飯筮折俎豆實皆有數獨酌無數酤酒市

脯不食酤酒賣酒也乾肉帶骨曰脯太平之世酒酤在官飲不

徹薑食徹去也薑食物中置薑者薑與蔥不多會重夕為多

夕不重會也禮天子四會諸侯三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

會卿大夫士再會庶人會力無數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

會卿大夫士再會庶人會力無數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

會卿大夫士再會庶人會力無數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

會卿大夫士再會庶人會力無數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

會卿大夫士再會庶人會力無數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

會卿大夫士再會庶人會力無數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

會卿大夫士再會庶人會力無數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

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君所得膳肉不過宿即食宿則出

以諸父兄弟與輝庖翟闔同會不語語讀如合語之語語誨言

寢不言內寢不言政事所以敬天雖疏會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齊如嚴敬貌禮唯水漿不祭其餘皆祭故雖疏會席不正不坐

菜羹及瓜亦必祭每祭必敬君子有事不忘本也鄉人飲酒杖者出斯

出矣鄉人飲酒蓋黨正蜡祭時飲酒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

賁鄉人難朝服而立於阼難者索宮室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

月令季春為國難仲秋為天子難唯季冬大難則下及士庶問

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問遣也禮聘弓鏃矢不出竟易束脩之

有越竟相問遣者孔子不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違亦狂可以然之域也饋會必嘗以拜藥物恆多毒故

嘗不敢未達若未學其禮然孫辭也饋會必嘗以拜藥物恆多毒故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廩家廩也退朝自公朝至

及馬賤畜重人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賜食也既嘗君賜腥必孰而

薦之君賜生必畜之特殺不可以祭故止薦之畜之畜以爲牲

以待祭禮之用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君所祭食若代宰夫嘗膳然辟客

命之食然後食禮也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後食疾君視之東

首加朝服挖紳禮疾病居室中戶西南隔下君入室則在奧與

體不敢以褻服見君皆不忘敬於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也禮君

召在官不俟車履入大廟毋事問入廟助祭有所職守其職守當

不自朋友外無所歸曰於我殯無所歸無親屬主之者也以大

貨相通憂患相救生不屬外不託故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外於我乎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不拜敬祭故也士相見之禮摯用膳維受寢不尸寢不如尸坐

爲居不容燕居告溫溫見齊衰者雖狎必變狎相習見奔者與

警者雖執必以貌親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凶服前有衰

命四

右有辟頌凡與人相見見其面則式不然則有盛饌必變色而

否負版者雖當車前亦為之式所以重喪雷風交作疾且烈天之

作盛饌謂禮食大具變迅雷風烈必變也聖人後天而奉天之

時故升車必正立執綏升車必有所履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

必變也立車防奔覆故執綏把立以為車中不內顧視也仰則

中把也少儀曰僕於君子并下則授綏為車中不內顧視也仰則

安也少儀曰僕於君子并下則授綏為車中不內顧視也仰則

觀天俯則察地前聞和鸞之聲不疾言不親指當指

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不疾言不親指當指

意僕夫若前有行潦險仄之涂故不親指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佚詩也色斯猶歛然驚駭貌言曰山梁

雌雉時哉子路共之三臭而作也山梁山之穹隆似梁者共猶給

臭其氣不食而起故孔子引詩言歎其知時以喻君子遠

論語卷第十

先進第十一

論語

戴氏注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謂夏殷士後進謂周士也

夏殷之士文不勝質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矯枉以曲然後直救

文敝而巧將為之立質家之恣欲反野從先進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

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門公門言及門者以喻仕路孔子弟子出仕他國無為陳

蔡臣者是以孔子當尼必使子貢如楚興師來迎然後免故孟子曰無上下之交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

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德行居仁由義以道事君可為大臣者也直言論

難日語言語者善為辭命可使於四方者也政事會貨賓師之事任有司者也文學者通六藝備九能可為大夫者也此舉七十子絕異能之士其餘則

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

言回豈非助我者邪孔子益親於吾言無所

不說達於其情則能說其言春秋之作筆則筆削則削賢如游夏不能贊一辭說之濇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

無非道者故無可非閒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以此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貢說南宮韜之行曰獨居忽仁公言言義其

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妻之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

歿矣今也則匹

顏淵歿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顏子之歿為獲麟之歲夫子年七十一矣顏路顏子之父

名軼繇亦孔子弟子春秋傳曰喪事無求車非禮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

歿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

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顏子卒二年禮士有棺而無椁從隨也夫子嘗為司寇故謙言從大夫之後大夫有車

則前案車後徒行不可也以其不合禮故抑之爾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天喪子噫咄嗟貌天生顏淵為夫子

春秋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子路死子曰噫天祝子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顏淵死子哭之動動變動容貌禮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

從者曰子動矣曰有動乎非夫人之為動而誰為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

先生之尸在廟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

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

生時不邪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顏子門人厚葬之子曰回

生時婁空不厭死而厚葬非所以安顏子

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止其厚葬故言二三子其非我夫二三子謂門人之狂他邦者自咎者哀之淡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鬼者精魂所歸神

廟山川五祀之屬也子路所問蓋舉殷人尊神先曰敢問

鬼而後禮夏道則近人而忠焉夫子欲以忠教故不荅曰敢問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所難言故亦不荅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

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毀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樂者樂多賢友行行當爲術術壞字也此文倒錯當爲子路侃侃如也子貢行行如也侃侃剛直術和樂曰若

由也不得其外然孔直時邪故言不得其外然左氏春秋記衛

所欲有甚於生也

魯人爲長府長府魯君外府左氏言昭公居此閔子騫曰仍舊

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厚也舊貫猶言常居也此蓋季氏意主

正多爾其後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中猶得也

子曰由之鼓瑟奚爲於丘之門言此以抑子路因其鼓琴門人

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同門之人疑夫子言

敬故又以堂室之外內喻其所至問六藝之教能通古今辭然不是外堂皆達於禮樂之源而智足知聖是入室者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言師之賢在過商之賢在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過猶不及言過與不及等賢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

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

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季氏富於周公周公天子三公富謂采地所入而求也為之聚

斂而附益之此鳴鼓攻之之辭也聚讀如大叔完聚之聚聚

賦粟倍他日孔子斂取也并有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

以其富桀而罪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攻責

讓之也孔子傷已無權不能責季氏責吾徒而已董子說春秋

曰大早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

起或請焉或攻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

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

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自下犯上也以賤傷貴皆逆節也故鳴鼓

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彊禦也故

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季

氏為魯世卿自四分公室民有其二而采地多於天子三公是

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故鳴鼓而攻若疾

并有實正季氏之惡其諸大雩太辰之義與

柴也愚柴弟子高氏名柴字子**參也魯**魯質師也**辟**辟法古

由也諺諺猶畔諺**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叟空**庶幾也**易曰知幾**

其神唯顏子冀近於知幾視**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婁中**命

如一通雖數空乏亦不厭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業意則婁中謂如其所

貨種藝曰殖賜不受祿命而為貨殖之業意則婁中謂如其所

意度而得贏餘也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

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皆婁中

之汰故能為貨殖之事與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張問善人故**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踐

也善人之行可從迹不循**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篤信也論篤言足信者君子貌足畏者色

莊色足憚者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子路問聞斯行諸振窮救**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也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舊說云朋友之道親在不得行者

二不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則白之於父兄父

兄許之乃稱父兄**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不待白於

與之不聽即止

父兄為有

所權緩急輕重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而惑其問同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并有當仁或退讓故進之子路邛人之急常若不逮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是兼

人之事為之者也故退之

子魯於匡顏淵後微服而太顏淵子曰吾以女為外矣信其不

望之曰子在回何敢外言子以魯故在已何敢以魯故外也

辭之曰子在回何敢外言子以魯故在已何敢以魯故外也

日我存夫安敢魯於禮魯外不弔為其不能有人曰蕪乃魯邪點

忘身及親故周官家人外于兵者不入兆域曾子曰大辱加於

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為昭穆之尸會不得

響昭穆之牲外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顏子之行中禮者以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季子然季襄也子然以季路冉有

皆政事才而屈於季氏故問可謂大臣否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猶異

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坐而論道謂之大臣不可

遂本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才足備用曰然則從之者與然

疑具臣為備使令
令則無不從也
從季氏也明當絮
身若公弟叔胖然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甚之所以漢警子然令無以同族故

子路使子羔為郈宰
郈魯叔孫氏邑地理志云東平國無鹽縣有郈鄉今山東東平州東竟也子路以墮

郈後不可無良宰
故欲任子羔治之
子曰賊夫人之子
可仕而郈數叛難治故言

害夫人之子時
子羔有親在焉
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

學
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故反言若正待夫子明之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佞才也不學而才足理劇者惡其不純乎道也

子路曾皙
字皙曾參父
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毋吾已也
誘以盡言已止女母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

爾則何以哉
問其何以為治古之君子可終身不遇
子路率爾

而對
先三人對率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加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
攝引持也增故曰加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旅五百人五旅為一師因就也二穀不升曰饑三

穀不升曰饑師之所加則沴氣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比近也方恣也軍陳行列之恣古者春秋角試以練

不義尤貴有勇子路夫子哂之見齒求爾何如次當及瑟故問求赤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如猶與也對師言宜謙故求也為之

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足猶饒也倉稟實知禮節衣會足知榮辱

之事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又自謙不能教民禮樂故言以俟赤

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

小相焉宗廟之事謂朝聘也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朝聘在

冠也諸侯相朝賓主君皆皮弁服擯者入廟相禮當降服服玄

端矣其與朝服別者在非素裳耳公西華所志宗伯之事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恩所以對故音希希微也禮侍坐弗使揜爾

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俟揜讀曰擊擊爾審固子曰何

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饋此言雩禮也雩者吁嗟求雨之祭雩之言遠為百穀遠求膏雨

也莫春夏之三月周之五月春服既成謂單袷之服成也於時倉龍見可以雩矣古者雩必時服春行為木木色青則服青與

禮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冠者童子樂舞人也魯用諸侯正數天子則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浴土龍也古者雩

祭用土龍以龍見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致之也沂水出東海費縣沂山經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風誦也舞

雩舞雩之樂章也詠歌也饋饋祭也所祭蓋靈星之尸所歌詩蓋絲衣篇也曾皙所志冢宰三公之事也夫子喟然

歎曰吾與點也善點之志欲以雩祭也三子者出會皙後會皙曰

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

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軍屬五禮故曰為國以禮明非哂其治軍徒哂其言

不讓爾唯求則焉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焉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

能為之大明求赤皆為國與子路同唯言謙則異矣小相相諸侯大相相天子赤謙言相諸侯然舍赤孰能相天子

邪四子皆志於為國與天下由求志在撥亂赤點志在致太平

論語卷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論語

戴氏注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克責也復反也能責己反禮然後仁及天下春秋詳內而略外

王者先自治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有善政教民不以仁名歸

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取譬於己顏淵曰請問其目淵欲知其要顏

三百三千卒難周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動動容貌此四者皆取正於禮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敏達也顏淵仲弓皆具君德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為仁之道莫先於敬門路門也

賓祭禮也大賓朝覲大祭郊禘也承受也禮天子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視先王先

公卿大夫左之受事焉胥臣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董子曰內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治反禮以

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禮者人與己

所同欲者也出門使民如賓如祭以己所欲施於人也無眾寡

仁者與人相人偶所貴禮以行之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邦

侯在家為卿大夫自反
有禮故人無怨之者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司馬牛問仁
弟子向氏名輕字子牛宋人向
子曰仁者其言也

訥
者其辭必頓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

之得無訥乎
仁者為仁重難之不欲徑其辭說孫卿曰不足於

非婁盟其
心一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牛兄向魑將為亂牛自宋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也內省不窮於道適弗逢世亦無憂懼平丘
之會公不與盟春秋不聰明在我無過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
哀公十四年向魑作亂奔衛

子夏曰商聞之矣外生有命富貴在天君
適吳後又如魯也喪也言我獨為喪人也

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道所聞於夫

失其容止之節也牛以魑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
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為孔子曰

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
若行不敬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子張問明而治之義
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明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膚受受人之愬辭皮膚

佞分別官人有序則譖愬
不行合於鄉明之義也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

也已矣
遠謂遠絕之若驩誅
四凶春秋斥鄭瞻是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政之本要
子貢曰必不

得已而食於斯三者何先曰必兵
必不得已若凶荒禍戡軍旅
之政不及備者食兵食力

役之征若起徒役簡車
糜牛馬兵器之常數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食於斯二者何先

曰食會自古皆有歟
食會食粟米之征若貢助什一之正賦
也自古皆有歟申明必不得已之故
民

無信不立
言民之所恃其上者信也
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
上下同力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若

梁亾沈
潰然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子成欲子
在位者皆食文存質也

賁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革也言特以

羊也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之虎豹喻君子犬羊喻小人也春

秋採周之文從殷之質三王之道相循環非廢文也子成欲獨

存質意過於野而無君子故子貢非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益徹乎徹通

制畿內用貢恣邦國用助恣通其率以什一為正春秋哀十二

年春用田賦冬十二月蠲十三年秋九月蠲冬十二月蠲災凡

三見故以年饑用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謂用田賦

不足問有若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以後也魯語

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毋有日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

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有軍旅之

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芻缶米不是過也

古周官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

芻乘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用田賦者無軍對曰百姓足君

旅而亦賦之如是其厲民校宣公稅畝為甚矣對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明徹義也王者藏富於民天

夫不言得喪

士不移貨財

子張問崇德辨惑崇重也辨別也此蓋感昭公子曰主忠信徙

義崇德也主外主也徙義聞義則遷也昭公將伐季氏子家駒

至孫齊往來齊晉不得所主卒竟見辱皆其不能崇德所致變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

其主又欲其死是惑也昭公如晉為請變之欲其生也其後更

欲逐季氏適歷之改隱如負箠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隱誠

如不欲入惡之欲其死也變惡無定乍賢乍不肖惑闇之至誠

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也祇適明其變惡如此誠不以其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曰莊公弟景謚夫子以昭孔

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政之要當以心研精合於禮義

陳僖子乞專齊厚施於民景公弗能禁又寵少子禮之宜也時

舍而逐公子陽生上下無等宗孽燕別故以此對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焉得而會諸言將

後陽生因乞弑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子夏曰春秋所紀凡春秋罪專殺大夫惡君不君絕臣弑君復歸及入惡臣不臣

子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單辭折斷也子路忠信聞於天下得其單辭即可據

以斷獄唯子路爾月斷獄不可偏信單辭也

子路無宿諾

宿猶豫也不豫諾者重信故也與其有諾責盍有已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貴以禮導之也禮絕惡於未萌政能使無訟春秋之

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恣者免志惡而合於恣者誅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居位也無倦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

以安身檜君消搖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羔裘之詩所以刺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

小瑕春秋之義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

執政者正則外內莫敢不正春秋先正京師
後正諸夏乃正夷狄自近者始以漸治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

取於民廉雖賞之使盜將恥而不竊以盜之起起於事育不給故無恆心此言蓋在用田賦後與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偃仰也草向上迎風則仰猶小人待化於君子春秋譏刺不及庶人

於治亂賞疑從重於平世罰疑從輕貴以仁道化之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學以居位曰士

達通也世衰道微士有非道德而達名者故夫子審之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

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世亂是非不明若少正耶之夫徒皆為聞人故夫子亟辯之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質直言可望而知好義自治以義察言語觀顏色以為進

還非義則不合矣慮以下人慮廣也下人不陳人以其所成則缺隅在虧盈而忠謙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在

邦必達得諸身者得諸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

之不疑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而服用實違僻久假而

德也其工之放少正在邦必聞在家人必聞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

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樊子曰

善哉問善其不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

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任之以政乃能得民

昭公不用子家駒失民失政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

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

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

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惑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吞三

家故微其辭以危其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亦感昭公之禍

人當能官人當春秋時世卿專國君雖知子曰舉直措諸枉能

使枉者直樊遲選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

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舉正直而廢邪枉邪枉皆化為

三都是也然以季孟故子夏曰富哉言乎富盛也子夏知孔子

卒公魯故遲又疑其難舜有天下選於眾舉咎繇不仁者遠矣湯有

乃盡用人之恣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言舜舉咎繇湯舉伊尹皆不以

大恣又言不仁者遠申舉直措枉之義遠者變於不覺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忠告告以

以道誘掖之其人不可則止而不言俟其自寤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文禮文也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以友

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論語卷第十二

論語

卷之

第

第

第

子曰

學而

思之

則

得

之矣

學而不

思則

殆

矣

思而不

學則

殆

矣

矣

子曰

君子

食

而

思

則

知

之

矣

矣

子曰

君子

食

而

思

則

知

之

矣

矣

子曰

君子

食

而

思

則

知

之

矣

矣

子曰

君子

食

而

思

則

知

之

矣

矣

子路第十三

論語

戴氏注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先道也勞勤也先之者謂若天子親耕王后親蠶勞之者謂若不耕者祭

無盛不蠶者不帛

請益曰毋倦

請益者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此弟子事師之恆禮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羣吏有禮諸侯

三年一貢士上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春秋穀梁傳曰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

舉之王者不用曰勇知賢才而舉之當春秋時卿大夫世廢舉王者之過也曰勇知賢才而舉之舉之務仲弓慮賢才無由進故質其疑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舉伊尹皆舉其

以求信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魯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四年子路曰必也正名乎

正名正百物之名祭澗曰黃帝正名百矣

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命物之名賢愚慶憎是也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時至

春秋王政不行多好析辭擅作以亂子路曰有是哉子之于也

名實孔子息脩王道故必先正名也子路曰野哉由也君子於

奚其正廢缺子雖往名何自得其正也子路曰野哉由也君子於

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知則從蓋闕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生謂之事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憲章不中

所行不得中正禮以養欲樂以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樂生養不遂則刑罰失矣荆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之世多冤酷詩曰謂天蓋高不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制名以指實故名之必不可

惇故言之必可行苟者有其言無其事若山淵平齊秦襲堅白

同異之辯類然董子曰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

莫如引名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闕己春

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物如其真不失秋豪之未故名實石

言無所苟而已五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哀公時魯

數年饑樊遲請教稼圃以集流民種穀曰稼種果樹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以其舍本

事未故言其所請乃小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情實也上好禮必正其經界好義必取民有制好信必不違

農時明民之流凶上行虐政所致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繡負其子

而至矣焉用稼繡絡也以繪布爲之絡負小兒古者有分土無能脩德則四方之民歸往之可以王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專擅也聘禮使者受

命不受辭春秋之義大夫無遂事出疆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從言弗行也春

正我天子不自正則公天稱王諸侯不自正則公喬稱人大夫不自正則公族稱名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於時魯衛皆役於吳鄆之會至徵百牢孔子傷其以周公康叔之後而從夷狄

論三

故歎

之

子謂衛公子蒯善居室

公子蒯衛大夫字南楚獻公之子居讀如善居積之居居猶宁也居室謂宁財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苟誠也合猶給也始有之

時或時匱之未能給足富有備有也假蒯言以諷時之奢僭

子適衛母子僕

此適衛當哀公元年

子曰庶矣哉并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

宅百畝田所以富之立大學設庠序所以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已過也謂施四時之教命三過一期之後可以易俗

年有成

三年者考績之期昔周公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孔子習周公故云然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殘者傷其支體殺謂外罪大辟也言善人

治國百年可幾刑措孟子曰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誠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故加亦亦者難辭也

哉是言也

謂以文王之

信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繼世而後

至周公攝政乃致太平故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

正月春秋於所傳聞世著治始起於所聞世治廩廩進升平於

所見世治太平見新王反正之漸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身弗

以正人君子弗予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

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外不服故於楚虔之執蔡般殺齊慶

封皆奪之義辭矣

冉子退朝從季氏自魯子曰何晏也朝無晏退晏則議對曰有

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大曰政小曰事

匡正事日行常事也孔子恐魯君臣變古易常故言如有大政

雖不用吾言其使吾與聞之冀冉子來告庶可匡正也其後用

田賦伐顛與冉子皆以告孔子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幾近也言一言之微不能正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

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與邦乎知為君之難則必求盡君道故近於一言而與

也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此舉晉平公言與羣臣歛歛酣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唯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是非君人者之言也

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若幽王君臣具自謂聖以底於亾春秋定哀時凡滅國例皆書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偏不務脩德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也

葉公問政魯哀公五年孔子自蔡如葉縣有其故城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葉都

大而國小民有肯心故告以說近而來遠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也

子夏為莒父宰莒父及霄今沂州府莒州地子曰毋欲速毋

見小利欲速則不達事非禮義為小速猶促數也曾子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大事謂民事秦不假道於晉晉先軫敗諸般大結怨構禍於秦憂繫數世春秋因其貪小利而忌大

怨構禍於秦憂繫數世春秋因其貪小利而忌大

眾故於其戰詭例
書曰惡不仁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弓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弓者以善加名上也攘盜也楚人賢弓葉公不然之正於孔子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

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之道天性也故雖過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執事詔相禮事孔子曰在體曰恭加於人施於

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言以此行之夷狄亦不可棄明君子不從物化春秋卒鄭伯髡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

有恥謂知臧否在禮君不使無恥

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命謂圖事時所受命也使者出疆與國同體榮則俱榮辱則俱辱國之榮辱縣於一人

故春秋書行人挈國之辭也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勇鄉黨稱弟勇

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果成也經然婢直貌必信必果一節之士而不能行權故曰為小人抑

較之同流合汙之徒亦可為士之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貢意今之從政者不

否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噫心不平之聲筭飯筭也受五外斗筭之人喻小也算選也小

人侷利不足選為士孟子曰今之所為良臣古之所為民賊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者不剛不柔言可與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進取就趨於大道狂者仰恣古制不顧時俗故能進取狷者直己之志不

從人故能有所不為以時多間人偽託中行適以亂德故必取狂狷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南人殷掌卜

南龜作猶治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覲不

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恆九三象辭三體乾德又體巽故不常

子曰不占而已矣以其違義從志故易所不占少儀曰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謂可否相濟同同欲也陰陽不同氣故能合甘苦

不同味故能調五色不同采故能齊五聲不同均故能會史伯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此之謂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

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亂世之民以亂真故不如以己行觀鄉人之善惡使善善明而惡惡著

亂真故不如以己行觀鄉人之善惡使善善明而惡惡著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見一善忘百非故易事明於事

達於數故難說禮不妄說人故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因才而使之若文王官人所稱九用

七屬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

備勇求備謂每事徵求皆合備足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故以此為惡德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泰者志意廣大言己之光美參於天地擬於舜禹大至矣小人驕而不

泰驕者矯誣為高謂若同流合汙故為賢人居之不疑者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毅謂彊而能斷木樸慤貌訥訥於言四者行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

士矣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切切惇惇禮服為昆弟不杖期為從父昆

弟大功為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總麻朋友皆在他邦袒免

有服之親雖輕不絕明友之義不可則止故其處之亦異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戎謂兵事文王受命七年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

德時魯用田賦師旅亟動百姓罷敵故恩古之文王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棄謂棄其師也戰鬪不可空習必

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

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春秋所以譏罕也

論語卷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論語

戴氏注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穀祿也邦有道當會其祿

邦無道穀恥也

君無道而在其朝會

其祿是可恥柳下惠妻曰國無道而貴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

此句之上必有尊文蓋原憲舉賢大夫若子產管仲者問之克

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不行不行於其中國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

也仁者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故不行是四者可以為難未可以為仁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懷居息安其居也禮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四方之志西

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疾大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也

危正

邦無道危行言孫

正行以善經言孫以行權春秋

之義直而不顯諱而不盈以箸慎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有德者廣大悉備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

君子不以廢

言有言者其言可取則取之不必定有德也

仁者必有勇

仁者愛人湯武救民而以武定天下仁而有勇者也

勇者不必有仁

取其能果毅克敵而已不必定有仁也君子與人不求備故無棄材

南宮适

弟子南宮氏名适字子容亦問於孔子曰羿善射鼻蕩

名說諡曰敬叔孟僖子之子

舟俱不得其外然

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弑之因其室以生鼻蕩伐斟鄩覆其舟滅之後為

夏后少康所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禹盡力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

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

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

若人

适疾時君好力戰不脩民事而問稱禹稷其意已明故夫子不答而於适出稱美之言若此人宜在高位為君子知

有天下以德服不以力服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反言以見君子在位者之

宜仁若小人則力富而已假小人以諷不仁而在高位者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勞勤也言愛之能勿勤慰之忠焉能勿教誨之詩曰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子曰為命

命國書使者載以行者卑諶艸創之名也謀於野則禮行人受命不受辭

使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

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世叔子大叔游吉也討治也卑謀既造

子羽公孫揮也脩飾加以文飾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鄭國爲命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而後恣故曰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

彼哉子西楚令尹公于申有定楚功故或以爲問再言彼哉者

欲速去之矣問管仲曰人也人也讀如相人偶之奪伯氏駢邑

三百飯疏會沒齒無怨言伯氏齊之世族駢邑其采地也古者

爲七千五百家齒年也管仲削伯氏邑罰當其罪故能使其沒身無怨言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貧不足仰事俯育而使無怨也

易明在位者當知所急也

子曰孟公卓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

卓魯大夫老家臣宰老也禮卿大夫之貴臣爲室老優饒也滕薛於春秋取爲微國趙魏晉之疆家微國政煩而疆家事簡公

卓性寡欲若為采地之臣則饒有餘裕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魯大夫臧武謚公卓之不欲不求

非其有非其存莊子之勇存魯邑今兗州府泗水縣井求之藝文之以

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文之猶言經緯之經以禮緯以樂人受性於天不可變易才以性殊則德殊聖

人制禮樂使人各盡其才就其德以善其性故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成者德就不可易也曰今

之成人者何必然移時復言見恩利義見危授命授命致君命禮大夫受命

而出雖夙以尸將事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久要舊約也平生謂少時子亦

可以為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

衛大夫公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

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其如子之言然豈其如告者之言然乎許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防武仲邑今沂

州府費縣東北地為後立後也臣約東君曰要襄公二十三年

武仲為孟氏所譜出奔邾婁自邾婁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

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

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春秋於內大夫奔例月罪不

明者乃曰而紇之奔書乙亥日穀梁傳曰其日正

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譎權也正經也晉文能行權不能守經

狩于河陽皆明其齊桓公正而不譎齊桓能守經不能行權春

以權道致君臣齊桓公正而不譎齊桓能守經不能行權春

書月以善義兵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公子糾

弟桓公兄也齊無知弑襄公小白奔莒子糾奔魯迎子糾欲

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于暨齊為是更迎小白然後魯伐齊欲

納子糾不能納小白立是為桓公乃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

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鮑叔牙薦管仲以相齊國

人皆曰管仲有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桓公衣裳之

而未仁故舉以問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桓公衣裳之

九合者數之究也春秋於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要盟

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箸乎天下

自柯之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治功曰力如其仁而止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

仲相桓公霸諸侯霸之言伯也長也謂幽之盟諸侯同欲共長

障谷燕寧粟蕪易樹子無一匡天下匡正也桓公南伐楚北伐

以妾為妻霸業於是成矣中國不絕若縱桓公救民到于今受其

傳曰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縱桓公救民到于今受其

賜周室不改管仲之仁微所及者遠故民到于今受其賜也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猶非也非管仲則當定哀時中國

早為夷狄欲不被髮左衽不可得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震如雨董子說為列宿不見象諸侯微

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匹夫匹婦務一己

子志在行仁不以小者易其大者孔子告子路曰召忽者人臣

之瘠不歛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臣大夫卿大夫陪子

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明其錫民畜位應諡法也諡者行之迹據

矣於時世卿專國賢才不進故舉此事以諷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無道言失德也春秋君崩有三不葬失

蔽曠故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

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舉衛三臣以諷康子也

才以啟蠻夷之侮致吳伐我幾喪其國其視三臣猶不若焉

子曰其言之不佞則其為之也難佞詐也將叛者其辭慙故觀

重不忽易也曾子曰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

之簡公齊君王也將告君必先齊齊必沐浴箸敬也哀公無弓

子弑父力能討之者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有臣弑君公曰告夫三子三子三卿哀公不能自專其義

之則討之可也故使就三子而告之左氏春秋

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孔
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還而告人

明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往也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此亦還而告人也明承君命往告不敢不然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之而犯之欺誑也而猶與也不諫則危君陷諫則危身事君上不

危君下不敢危身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公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作君作師上通天道故曰君子小人務工作力田野下通物性而已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入乎耳者著乎心古之學者為己也入乎耳者出乎

口今之學者為人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衛大夫蘧氏名瑗字伯玉蘧莊子無咎之子諡曰成孔子與之坐而

問勇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孔子稱伯玉之行外寬內

直正己而不正人汲汲於仁故寡過如未能子曰使乎使乎再言使乎者美使得其人春秋於使不得其

人則讒之若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子曰不枉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舉易艮象以釋子言

君子謂三也艮三體震又體坎震為出坎為隱伏為思故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行不高於言言不高於行言行相應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

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謂君子之道皆夫子身備有之道特自謙無能爾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

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齊侯大懼曲節從教此仁者必兼知勇也

子貢方人方正也以道正人行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賢勞也君子以義正人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患己無有不能之具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

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詐謂以詐逆度人也億疑也不逆

五

億而亦先覺者是盜得
為賢乎賢者貴能化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日在西方則鳥棲棲

棲非一辭也孔子曰鳥則擇木木木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

豈能擇鳥故以鳥況人佞謂也也行道以化之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馬之才良者也德者謂有五御之威儀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施行得理為德反德為怨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直者不以變憎誣人以善惡晉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

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吝善義之經也表記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以怨報德則刑僂之民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

則民有所懲言以怨報怨者傳久失其本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此言蓋在獲麟之後獲麟道子貢曰何為其

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後王法不尤人者人命己制作為

天命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謂述先王之道以作春秋起

挾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公伯氏寮名魯人孔子為司寇使子路帥師墮費寮蓋以子路欲弱疆臣愬於

季子服景伯以告弟子子服氏名何魯大夫子服昭伯之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固惑疑

也言夫子故有疑意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言於寮吾非特因寮之愬也

之季孫之惑則不能解也陳尸曰肆大夫於朝士於市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子曰道之將行也

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辟世天地閉賢人隱其次辟地不履危地其次辟人遠惡人曾子

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其次辟言畏讒子曰作者七人矣作謂見幾而作七人長沮桀溺丈人

石門晨人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石門魯城外南郭門也晨門之子

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不可道不可行比黨危之者多故見為不

可雖危起居不怠百姓之病故曰知其不可而為之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磬樂石蕢

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

己而已矣鄙遠也硜古之磬字石聲磬以其聲名其器重言之

何憂世為深則厲淺則揭水淺則厲淺則揭矣喻君子量而後入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

有動於荷蕢之言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諒陰當言梁闇梁闇

所謂柱楣也古者橫一木長梁於東墉下箸地以草被之既葬

則翦去草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高宗殷王武丁也小乙

崩武丁立三年居梁闇不言政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

蕢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己已百官也冢宰天官卿貳王

皆然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與於朝會聘享不在譏貶若夫

昏祭蒐樂之事必待三年然後行傳日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

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卒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使從也禮以定民志故易從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敬其身也孔子告哀公曰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如是則能敬其身

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人謂臣也擇德而任官度材而定次百僚稱職天工不曠

是謂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百姓眾族姓也視百姓之身猶吾身百姓

之妻子猶吾妻子不以天下害所養是謂安百姓也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道必求所以安之春秋樂道堯舜之道故於病民之政雖小必書重本也

原壤夷俟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扣其脛扣擊也膝下曰脛禮六

闕黨童子將命闕黨孔子所居黨名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於夫子將猶奉命有所傳辭也或問之

闕黨童子將命闕黨孔子所居黨名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於夫子將猶奉命有所傳辭也或問之

論語卷第十四
曰益者與疑其進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

位賓位先生年二十以上成人是也禮童子無事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不為賓也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言此童子違禮非求益之道乃其父兄欲速之為成人

論語卷第十四

衛靈公弟十五

論語

戴氏注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定公十五年孔子再至衛陳兵陳也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

俎豆禮會之器數奇豆數偶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武以止亂而已逐奔填服仁者

弗為春秋之恣善戰者服上刑故於取邑入國皆惡而月之

明日遂行

可以請故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哀公元年孔子如陳居陳三歲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聞孔子在陳

聘之將往陳蔡大夫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糲弟子皆有飢色孔子弦歌講誦不衰乃使子貢如楚楚

昭王興師迎孔子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

人窮斯慙矣

子路悲孔子之聖至於困窮故愠見固故也反禮窮也顏淵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非與博學文者必約禮故又疑曰非也

者識小夫子焉不學是多

非與博學文者必約禮故又疑曰非也

學而識也故對以為然

非與博學文者必約禮故又疑曰非也

子一以貫之

約禮為仁人道之本親親而齒齒尊尊而賢賢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也董子曰能說鳥獸之類

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
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
矣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
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為哉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德謂賢者人君知德者寡故能
好德者亦寡以解子路之慍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董

日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篤厚也晏子曰忠信篤
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雖蠻貊

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州二千五百家
也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枉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

後行參直也立則見其直於前謂若體不搖肘倚據也衡輓也
據於輓謂若入里必式宗廟必式言無時忘忠敬然後道

行子張書諸紳大帶束要垂其餘為飾謂之紳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

子曰直哉史魚史魚衛大夫公子鱗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如矢其直如矢也史魚病且死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
瑕命其子治喪於北堂不欲成禮靈公往弔問故子以父言聞

靈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君

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君子之行成名

為君子也卷猶收也懷歸也善廢而不愠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

失人亦不失言知者知言知人故無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成仁成其仁道

難而不辟外難於禮國君外社稷大夫外眾士外制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良工必假利器君子為仁必假賢士

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之相與譬如舟車然

顏淵問為邦為後子曰行夏之時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

天百王所同故周書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坐

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曆明四時不隨三正變

也春秋託新王將以夏正變周正故於魯史舊文特冠春王於

正月上著王道之端於邽河陽冬言狩而特著正月明夏之仲冬不

物成可以狩也於郎春言仲冬大閱也獲麟春言狩而不箸月

以養微陽此春秋改周官仲冬大閱也獲麟春言狩而不箸月

譏文在周之正行夏之時正狩於冬也夏時今**乘殷之路**路

狂禮記文約而怡無窮春秋先路以禮先路以賓次路以朝皆木路至

之言正也殷有三路大路以祀先路以賓次路以朝皆木路至

周為五路始飾以金玉象孔子善殷貴其質也古者封爵無誥

冊車服以別之殷以先路封公侯以次路封伯子男唯大路為

王正車不以封春秋制爵從殷公一位侯一位伯子男同冕

王受命改文從質無虛**服周之冕**冕者禮冠形前倮故謂之冕

還人之義故合三從伯矣**服周之冕**冕者禮冠形前倮故謂之冕

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其旒色異夏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

組旒孔子從周美其文也春秋於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存二

代以箸師恣之**樂則韶舞**功成作樂則洽也吳公子札聘魯見

義恭讓之禮勇**樂則韶舞**功成作樂則洽也吳公子札聘魯見

疇如地無不載也夏時得天之正殷路行地之宜周冕人天之

簡至於韶舞告成功於天下者已韶者致太平之樂春秋至所

見世為治太平故**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煩手躑

作韶樂以明之故**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煩手躑

也佞人巧調高材之人殆危也鄭聲佞人皆不容於堯舜之世

春秋內大惡諱故不書齊人饋女樂而錄鄭瞻自齊逃來以明

遠之義曰佞人來矣

來矣佞人來矣

來矣佞人來矣

來矣佞人來矣

來矣佞人來矣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遠慮猶知微也春秋之志絕亂塞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竊私也司馬季主曰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知

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柳下惠魯士師展獲字禽魯柳下孫辰告糴于齊譏其為國不以禮自後歷閔僖文三公四十餘年而錄其卒餘事皆所不著惡其竊位而削之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責己厚責人薄則遠於怨咎春秋詳內小惡略外小

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人而不先事豫患曰如之何言如之何

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者柰何之事也事至柰何雖聖人不可見用則亦末柰之何悠悠者天下

皆然而無以易之故發歎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為小辯慧也難矣哉言終無遠

此惡以

此

命五

三

大也哀公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孔子曰不可社稷之主變日

子曰義以為質質樞質也尊卑上下之宜禮以行之禮緣義起名位孫以

出之敬讓以出禮若世子信以成之喜怒哀樂各以其類君子

哉具此數者德可為君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病猶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曰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窮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求責也董子曰春秋為仁義法

不在正人我無之求諸人與我有之非諸人皆人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名為義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矜大也曾子曰夫子見人有羣而不黨

比黨平均無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奏言者必試以功不以人廢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不可以無德

而廢
善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恕者以身為度可施於彼然後行之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其下所欲於下事其上不遠求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生於

生於造好惡出於公於誰毀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言三代用人皆以民之好惡無所偏私是以云直道而行也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繼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實悉本於三代之法董子曰

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史篇也依氏

教國子六藝四曰五御五曰六書車必同軌書必同文史之闕文所以善其書借人乘馬所以善其御周衰教士之法廢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言

今亡矣夫以歎之

子曰巧言亂德巧言似德言故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若子般之於鄒扈樂書曰必有忍也

若能濟也

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善言以逢世則眾或好之正行不苟合則眾或惡之

纖微皆審謂之察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言先王之道待其人然後行董子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仁義禮樂皆

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愆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息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

子憂道不憂貧餒也學以謀道耕以謀食倉雖防餒而凶或害之故餒在其中學則懷德行道藹以待取雖

不謀食亦自無餒矣又恐人之為貧而仕非行道也故復曰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而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足以及之而不能守其位不仁故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作民敬易曰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動猶行也禮者所以辨等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歛倉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原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知猶用也大器不可小用小才不可大任凡春秋於蔡季紀季季友叔胙皆書字貴之明有王者當起為天子上下大夫可大任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所以養人而不仁則有粟不得食故民之仰仁政甚於水火也

水火吾見蹈而外者矣未見蹈仁而外者也蹈水火有時外蹈仁無或外者故仁

甚為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急於行仁不暇復顧禮讓若救患周急之

此義云大失其仁安箸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諒信也君子居正而已言不必信若吳楚之君孔子稱之為王而春秋書之則

曰子唯義所枉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事謂民事古者封疆立國不為諸侯張官置吏不為大夫必有功於

民乃得保位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子曰有教無類教人不以族類唯其賢古者王公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諸庶人庶人之子孫能積文學

正身行則加諸上位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道不同如或遠或近或公或不公是與不同而助為謀是不忠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謂六辭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達通也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周

公告史佚曰達而勿多也

師冕見師樂師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少儀曰其未有師冕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

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道謂禮也禮弟子相

工則瞽者有相其徒爲之
而言相師之道者謙辭也

論語卷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論語

戴氏注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必善之後，風姓魯之附庸國，伐顓臾不見於春秋者，封內兵不錄，或以夫子言而止。孔子曰：「求無乃爾是

過與？」冉有、季路曰：「季氏久似可諫，止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蒙山名，地理志云：泰山郡蒙陰西南有蒙山，顓臾國在其下，以界魯東，故謂之東蒙矣。主為之神，主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

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且「在封域之中矣，是社稷之

臣也，何以伐為？」附庸之君與公侯卿大夫齒，是有臣道，禮所稱諸公是矣。董子述附庸之制，字者方三十里，名

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里。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古之良史，列次也，審己才

力以就官次，不能則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危，扶顛明季氏欲之，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

之二臣不得聽之。誰之過與？」冉有、季路對曰：「冉有、季路聞命，

將往，事已既成，雖欲諫，無及也。」孔子曰：「冉有、季路，

知微也。夫事已既成，雖欲諫，無及也。冉有、季路，知微也。夫事已既成，雖欲諫，無及也。」

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必為子孫憂固謂險固顓臾在費西

故言固且近也此明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

之辭舍止也疾并有先止言夫子欲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

貧而患不均為政有緩有急則不不患寡而患不安在位與民

則不安矣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地邑民居參相得曰和

者上下相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周書曰山林以遂其材

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

不失其時是謂和德董子曰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

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聖者則於眾

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

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夫如是故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

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來謂勞來遠人邾婁徐莒之屬在封

近無鄙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域外者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視遠若

動干戈於封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

在門內蕭之言肅牆屏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禮唯天子諸侯得設之季氏大夫不得有屏蓋亦僭禮此欲伐顓臾事在桓子時其後果為家臣陽虎所執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希少也十世謂天子

道微缺政柄漸移至幽王為犬戎所弑平王東遷諸侯始僭禮樂更相征伐不朝事天子天子之存唯祭與號而已自昭王至

平王適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五世謂諸侯如魯三家專政

十世也齊陳氏得政約略計之亦不過五世春秋書沙鹿梁山崩以陪

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世謂大夫陪重也大夫之臣於諸

孚僭立大夫廟天降大災不為覺悟後三世天下有道則政不

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議謂春秋上譏王公卿大夫也

如晉季孫宿遂入運新城之盟信在趙盾吳梁之盟信在大夫

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疾其末故正其本撥

亂之志也

孔子曰祿之公公室五世矣言此者狂定公之初年魯自文公失道滅福干移至昭公出奔為五

世春秋待公命然後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季文子武子平桓子凡四世故夫

三桓之子孫微矣時三桓之子孫有降為微者也魯之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言此者冀

將正本復始有王者作埽地而更新之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言便便便左右給使令之小臣友善柔友諛佞損矣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諛佞辯以為巧也同心

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君子慎取友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節止也禮以脩外樂以制內知其所以止則不僭

不濫矣樂道人之善君子樂人有善若詳錄宋伯姬是傳曰春秋辭繇而不殺者正也樂多賢友

益矣樂驕樂驕樂恃高位以自恣若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樂佚遊佚遊出入不知節若莊公如齊

觀社是樂燕樂損矣燕樂宴私之樂若閔公與宋萬博婦人皆在側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君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當

從魯讀為傲傲安也孫卿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指孫卿曰可
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比之於無目者禮凡與大人
與言而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母
言謂之隱改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

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三戒者皆

調和
心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人之於天以道受命不若於道則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凡春秋所書災異以人事占天道無慮

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
者則禍歸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
畏大人大人謂天子諸侯為

桓之無王而絕衛侯朔吳梁之
會惡大夫盟皆以箸其無畏
畏聖人之言聖人之言謂三王

者當恣而行之不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戒小人之淺見不知天

狎大人君求為容說而已
侮聖人之言侮傷也輕也
好變古易

公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天道若庖羲學而知之者次也次者

次於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謂明有所揜困而學之謂長而見

生知困而學之又其次也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

而中之此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下則離於上矣禮不下庶人

欲勉民使孔子曰君子有九至於士也視視聽聽聽心明明心聰聰心色色心溫溫心貌貌心恭恭心言言心忠忠心事事心

忠敬疑疑心問問心忿忿心怒怒心見得見得忠忠義皆所以喪天命也陽推五福以

視聽忠忠心心心者五五者者或失則逆及人心人心逆則五氣為疹

孔子曰見善見善如不及如不及見不善見不善如撻湯如撻湯吾見其人矣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吾聞其語矣

及猶逮也書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終也隱居獨

則行義以通其道齊景公有馬千駟歿之曰民無德而稱焉千駟

也兵車稱乘有**四**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馬公侯之封干乘 **首陽山雷首之陽在河東蒲坂縣華** **其斯之謂與** 舉上事以證

山之北河曲之中有夷齊墓在焉 **公始由崔杼得立後信陳乞之譏託舍見弑嘗善夫子之言而**

君不事故民稱至今合於求志達道之喻魯定公亦景公之類 **不能故無德可稱合於揆湯之喻伯夷叔齊讓國而逃非其**

也受國於隱如而不知討相夫子不能終其業不譏定公言景 **公者所謂義不**

訕上智不危身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陳亢汲汲於道以為伯魚對

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

言 言未學者謙辭對長者之禮也古者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

言相感至揖讓之際必稱詩以諭其志故不學詩無以言也 **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

學禮無以立 禮者所以立 **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禮由命士以

宮昏見晨省進見皆有常數及其長也易子而教皆所以遠之 上父子皆異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年十五曰童稱小童謙若未笄者然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寡小君適小君也以其為公配故可以言小君當時諸侯妃匹不正稱號不審

故孔子正言其禮春秋之義洽天之道陽尊而陰卑卑不得敵

尊妾不得體君魯僖公妻齊媵女而尊母成風為嫡以卑莊公

故聖姜之至特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而不稱姜氏以箸其篡

成風之蒙舍贈會葬王弗稱天以不正其為小君其於秦人來

歸秘亦然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論語卷第十六

陽貨弟十七

論語

戴氏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陽貨季氏家臣陽虎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

而往拜之遇諸涂時伺也禮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

而見之孔子心不欲見而伺其亾拜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

乎曰不可寶猶道也迷行迷也兩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以貨意欲勸己仕故孫辭言將仕矣後定公九年貨出奔齊孔子始仕為中都宰為司空為司

寇當貨執國命時不仕者所謂邦無道則隱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性者

有不齊而皆可為善是相近也至於善不善相忤倍蓰而無子

算者則習為之而非性也故君子以學為急學則能成性矣子

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上知生而知之下愚困而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以絲播詩曰弦曲合雅曰歌時夫子莫

爾而笑寬爾舒張面目之貌曰割雞勇用牛刀惜其不得道千乘之國子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

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也小人庶民也古者鄉遂皆有學其子曰二三子偃之言

是也前言戲之耳二三子謂從行者譽之而不為正言故云戲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臣背其君曰畔事在定公九年陽貨奔齊時召者季氏使人召孔子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季氏之專故曰無所往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畔而往也疾子曰夫召我者而豈

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敬王公王城入成周始號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如有

用我者當繼文武之治豈猶為東周乎天命已訖也春秋宣公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言乎成周宣

謝災樂器藏焉爾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

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為王者後記災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仁之為道先親以及

疏推恩以成義故必以於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不

人侮慢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信者以恩相親信任保也民係

也敬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人君之道以益下為德曹鞅曰守

必有闕

佛肸召子欲往哀公二年孔子在衛佛肸為中牟宰晉趙鞅帥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入也身為不善如佛肸是不入其黨也佛肸以中牟畔子

之往也如之何中牟晉范氏邑地近衛今河南湯陰縣西有其

也鞅取甲脅君之罪邪抑助范中行合齊魯宋衛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堅乎摩而不粼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鄰當言零零落也

淄靡不零乃見其堅涅不淄乃見其白喻佛肸雖負畔名而不

背所事較之比鞅挾韓魏以脅君者不曰堅乎白乎此明所以

欲往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愈匏瓜星名在河鼓東匏瓜

吾非若是比也要當有用於世猶
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也蔽障
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安坐

也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以親賢為務好仁而變無差等則愚

者若墨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蕩猶蕩蕩無津厓孫卿曰道過好

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信不度義必恩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過合難容受若齊國佐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狂者鬻行妄
發若陽處父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與者興越於物周公曰可以

觀之盛衰可以羣羣居相
切磋可以怨怨刺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凱

風白華相戒以養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散名也以其大別
及雅頌君臣之洽

義則比興之意乖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

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周南關雎葛覃卷口召南雖巢采芣采芣此六篇歌以

合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本其德之初以宣王化使學者歌之習其聲可以知其德故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當牆鄉之而立也正當也面鄉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貴言而廢之樂貴

行而樂之樂章德禮達情董子曰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子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子之知樂志為質物為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

子曰色厲而內荏

厲嚴正荏屈撓外貌似嚴正而內心實屈撓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

之盜也與

小人各以類別色厲內荏者譬諸眾小人則唯穿窬之盜可相比也窬門邊小竇黃帝李恣曰壁壘已定

穿窬不由路是謂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以其善原人意鄉里之人皆好之故謂之鄉原鄉原不直於己求媚於世甚於穿窬

故曰德之賊謂足以亂德若少正而者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入乎目出乎口無著乎心是棄德言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無哉鄙小也鄙夫者猶言小丈夫矣與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祿也患得之謂既得之患失之患無

其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言其諂佞邪媚無所不為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匹也疾以遠於中道故謂之疾今

則井古所疾者而喪之古之狂也肆肆遂也輕世遂志如季武子外曾點倚其門而歌今之狂也

蕩蕩猶放謂放於禮恣古之矜也廉矜讀曰堅堅謂自今之矜也忿戾忿怒

也反調為戾戾恨也古之愚也直直行情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詐者好以謀蓋人喪古所

謂直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朱南方正色紫北方閒色北主惡鄭聲之

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利家者讒夫陰謀百姓暴骸

子曰子欲無言希言若無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人

冬離夏於十二辟卦見陰陽消息春秋以時日月日施詳略之文

不書者勝於書甚幽而明無傳而著故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務欲令人尋者自寤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孺悲魯人禮士無介紹不相見孺悲欲見孔子不由其道故辭以疾

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將請也出戶出室之戶也取瑟而歌使其聞而自寤以禮

來見也其後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言為至親執三年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

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春秋閔公元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曰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言始不三年則自是魯先君無

行之故發問以明義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壞毀升成也改火四時變

火也明堂月令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

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改火之政四時而五物焉先王取火恣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

土生金，秋行爲金，柞櫨色白，以象金。生水，冬行爲水，槐檀色
 玄，以象水。土位在中宮，而寄王四時。季夏者，土之出位也。五行
 各七十二日，古者喪期無數。後世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
 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加
 隆故再期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於
 時喪制漸衰，孝道彌薄。魯以宗國，莫之能正，反循其失，流極所
 至，致有不能盡哀於期者。雖引之三年，愈子曰：倉夫稻衣夫錦，
 失其本宰，我閱其若此，故反言期可已矣。子曰：倉夫稻衣夫錦，
 於女安乎？曰：安。之制言期後即盛饌美服於心，有不安也。宰我
言安者亦隱其辭而反曰：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倉旨不

甘間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人君居至親

晏不御者爲不甘，不樂不安，故不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

爲禮樂也。今女以爲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本自父母。責子不仁，以

於子男從子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而嫁，爲夫婦。其男自巳左行，十得

是制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爲夫婦。其男自巳左行，十得

寅故十月而生，男女自巳右行，十得申。故十月而生，女寅爲陽

正申爲陰，正也。又三年復歸於巳，巳爲懷妊。子生三年亦懷抱

之故，聖人制禮。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子也有三年之變

父母喪以三年。

於其父母乎

達謂曰天子通於庶人變吝也言子也何忽吝惜三年於其父母決其不然以明其所謂乃詭辭也

春秋傳曰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

孔子蓋善之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

已

賢勞猶勞於止不用心者傳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

若卻缺納接鬻于邾婁義弗克納引師而

之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亂謂以己力奪人之是春

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不當暴揚人惡春秋之義

譏其重者而已

惡居下而訕上者

訕毀禮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

惡勇而無禮者惡

果敢而窒者

窒窒塞也不通

曰賜也亦有惡也

子貢明己亦惡有所賤惡

絞以為知者

絞刺人過以為明知孔子曰

惡不孫以為勇者

孫不

不循禮若下

惡訐以為直者

訐謂橫議是非君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近之則不孫

遠之則怨

女子以

小人以力事人皆志不在義故為難養養使也禮君疾顧命不在側其營衛疾者皆臣子婦寺不得與以防亂也魯僖公薨于

小寢絕於婦人之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年在此始仕而見惡行是終自絕於善春秋之義人道莫重

於終始故蠶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

論語卷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論語

戴氏注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殷畿內國名微子也同母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也質家制裔三等公侯伯異畿內則謂之子比干諫紂之非紂殺之微子去之其國箕子佯狂為奴也

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盜民也

柳下惠為士師

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

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

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之臣無去國之義惠為展氏出自惠公故不欲違宗國也

齊景公待孔子

待止

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

魯季孟皆

上卿而季氏執政尤貴故欲待以二者之閒也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感景公君不君臣不

臣國尤危故遂行

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桓子季孫斯也定公十四年孔子由

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道不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閒之桓子語定公為周道游三日不

聽政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不欲為亟忒待郊膳肉不至
乃行春秋不書饋女樂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辭故唯公冬以
見聖功之不成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接氏輿名楚之狂士孔子之門曰鳳兮鳳兮何

而德之衰也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非時不見傷孔子生往者

不可諫兮往往世也諫猶正也言禍亂來者猶可追也來來世

來世之治猶可追乎明不可以禮義正之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

殆而已止見不可則當止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孔子下欲

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出下下堂

長沮桀溺耦而耕長沮桀溺亦楚之隱士耦合也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津

渡處使子路問津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

欲觀隱者之操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譏孔子勞問於桀溺桀溺

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是孔子之徒與對曰然曰悠悠者天

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悠悠行貌言今諸侯無足與有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孔子以子西之沮公楚

道大莫容故諷擾而不輟擾鋤也輟已子路以告夫子憮然憮然

以從已辟世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世亂無父無君鳥獸其行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斯人之徒指沮溺言我非斯人之徒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也假令天下有道則某何為求易之明沮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蓆丈人長老之稱蓆芸子路問曰

子見夫子乎古者謂大夫曰夫子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孰為夫子分別也言四體不勤動五穀不分別不植其杖而芸

植猶置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會之見其二子

勇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丈人

出行不子路曰不仕無義雷言以語丈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言其迷謬於大倫謂君臣

孔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事親命也不

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之謂大戒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君子之仕

不合則去皆行其義也獨決於不仕則廢義君子雖知

己道不行終不廢義故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逸佚也以其世所遺佚故品其目為

王舉之封之於虞故曰虞仲其佚未間豈亦讓國而逃者與春

秋賢喜時欲通鄒以為國猶武王志也尸子曰夷逸者夷詭諸

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誓則牛靈服韆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

廟而為犧或說虞仲夷逸為仲維竄於蠻夷而遁逃非也侏

張柳下惠少連侏張猶俯張言陽狂也以其依隱玩世故品其

怠三月不解期悲哀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非

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君不事非其民不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使是不降志辱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其斯而已矣倫類無斃言中慮中乎恣度無斃行慮度也謂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發中權放言放肆其言不拘節制

若莊周比矣發動也隱居

以求其志身中清也放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

大師摯適齊大師兼堂上堂下三樂者殷紂作淫聲樂官亞飯

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亞飯三飯四飯皆堂上樂各異師禮天子四

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天子鼓方叔入于河播靴武入于漢

鼓靴以倡笙管奏於堂下王大會三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少師

小師也擊磬與堂上堂下歌聲相應其職益眠瞭

周公謂魯公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周公在曰君子不施其親施

効也古者公族有罪則適甸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見聽用明有

功者不問賢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故舊謂君為世子時入學

愚皆當世祿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舊所知者大故惡逆之事

母求備於一人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故春秋於水旱螟蠲一災不書傷二穀乃書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八士尹氏

武賢臣董子曰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夫之所以興周也質家親親積字於仲文家尊尊積字於叔八士孿生故伯仲叔季兩兩相麗恣四時不積字於仲叔

論語卷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論語

戴氏注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致猶授君制命臣受而行之不以危易所授若晉解揚

見得忠義祭

忠敬喪忠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

執操也操德不大不能橫而充之

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

為凶

凶凶凶也不能為有不能為凶言其生不足向死不足稱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問與人交接之道

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

可謂合於道距閉也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

子張以子夏之言為過故以所聞於孔子

之言正之汎愛眾而親仁故曰尊賢而容眾與其進不與其退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不係其往故曰嘉善而矜不能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小道謂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然而其原皆出先王故必

有可觀

致遠恐泥

執定於一而不相通故致遠恐泥泥謂泥溺於水不能自拔

是以君子不為

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言日知其所失心操則存舍則失忘棄忘也孫卿曰

積微月不勝日不勝時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廣學而固識之切問而近思切勤也不知則勤問

身傳曰君子知不務多務審其仁在其中矣有道不能則近思諸近故雖未及行仁

而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古者百工各有肆肆陳也陳其器物以便民用也百工居肆相觀而

善故能造作君子學以致其道學所以學士之宮也致盡也學以盡其道亦相觀而善如百工

然古者四民勿使襍處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故其事治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猶飾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巖然變謂若四時變化即之也溫聽

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明於教令使民信之然後

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言為君所信近乃可以諫孔子曰事君遠而諫

則陷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附諫非聖人所貴故曰吾從於諷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閑法也正也出謂用權入謂奉經小德雖有出入要

歸於正故曰可也董子曰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

可以然之域故雖从公終弗為也公子曰夷是也故諸侯父子

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此皆在

不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乎莒以之為嗣君目曰莒人滅鄆此

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

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

之則無如之何子游言子夏弟子當禮之末節則可勝任若其

賓之類對洒掃應對進退為末言也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

勇孰後倦勇傳符傳也倦字當為券券誤為券復轉作倦目券契也古者門關出入用傳要約則用契傳以繒帛

契以贖析之分持其一合以為信言君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區品
子之授教先後有次序信若符契然
類也譬諸草弱木強品類各
別喻教者授業隨人少長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誣當言憚憚
子之道教不躐等
不可兼而同之
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言聖人於始卒皆得其序非今教者

然不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言仕而優異則教此學謂教學而優則仕也禮七十致仕然後為人師學而優則仕

學而優異則仕禮三十而有室博學無方四十始仕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盡哀而止不以外傷生孔子曰毀而外君子謂之無子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言吾友子張用力於仁於仁人之名孔子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言仁之難成久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堂堂高貌言子張行高為仁人難與竝歎其不可及

子貢稱子張之行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怙可怙不欺無告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斃百姓者則仁也

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

母夫子以其仁為大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親喪乎致讀如致喪三年之

致致極也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故曰外除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孟莊子魯大夫孟獻子之子名速其他可

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孝子三年不改父道

人之非魯宣公薨而遣歸父之家君子非之以為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陽膚曾子弟子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失其道失富之教之之道散放也情獄情也矜憐也禮司寇行

戮君為之不舉樂自責失道而致於刑春秋於般世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不可以一罪言故曰甚下流地形卑下眾濁流之所歸武王數紂之

罪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是與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更變春秋賢繆公以為能變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公孫朝衛大夫朝以夫子生知大聖疑無所學而然故問

之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人誦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

不學大者詩書禮樂小者曲藝畸材皆文武之道之所散聚賢不賢各以其所見而志之夫子無所不從其學舉文武則

禹湯從可知春秋憲章文王託始猶以天正終而亦何常師之

有無所不從學故無常有師此制作之本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武叔魯大夫叔孫氏公曰子貢賢於仲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

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

室家之好宮之言穹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古者宮室貴賤通稱之闕猶伺也傳曰男有室女有家室亦宮也辰內

謂之夫子之牆數仞王宮牆高五丈為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周官之忒度廣曰尋度長曰仞尋八

尺則仞亦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

或寡矣此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喻以宗廟祗

外為九室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夫子謂武叔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

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日月所照光及四表聖人之

也量所以稱輕重大見其不知己與聖人之等量故自棄於日月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設問以究其實

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

不慎也明當慮其所終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

之得邦家者嫌言王天下故以得邦家言之春秋有臨天下之

人自山川至於草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己欲立而立人故立

之斯立道通也通達

之以德斯行矣綏安也德禮不易能安人則莫不懷來動之以
禮使民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則莫不和順榮樂也生則歌樂歆
則哀痛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
孔子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鄉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聖
人德可配天爲民父母民失聖人若無天然故曰如之何其可
也及

論語卷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論語

戴氏注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歷日月斗所經歷由歷以倚數故曰歷數在躬也言歷數之倚

短當察女身也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允用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能用中和則德

教極盡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此堯禪舜位之辭也傳曰大命既至其大宗大史大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

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盜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

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為憂未以位為樂也 舜亦以命禹

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此湯伐桀後大旱請禱桑林之

辭履湯名也般尚白未變夏禮故牲用玄皇太后君也大 有罪

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帝臣謂賢良也蔽隱也簡猶存也

當存察天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

及也萬方有罪在朕躬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朕躬察責化不至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紂之後大封功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今周頌有賚篇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王克殷時語也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謹權

仁是親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

量審 澁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矣以下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

官之澁度貴賤等級之度權量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絕姓

子孫不當絕則繼其采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也逸民謂有

德而隱處者從而舉之加諸上位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民

治國家之本在尊賢使能封建廢天下無所重民會喪祭

國世祿廢天下無家賓興廢賢能莫別重國之

本重倉民之命重喪為國寬則得眾敏則有功公則說

之大事重祭為禮之大經公孔子以春秋繼周之治謹權

績黜陟計事除費有益者謂之公孔子以春秋繼周之治謹權

量如譏稅祿用田賦之屬審澁度如改制質文脩廢官如辨商

等王國百二十官之屬興滅國謂几書滅皆當興也繼絕世如

孫以王父字為氏城緣陵城成周城杞嘉紀季皆善辭也舉逸

民如嘉喜時叔胖季札之義重民如征伐城築之屬悉書重倉

如水旱螟蠓大饑告糴有年之屬他穀不書唯麥禾獨書尤重

也詳崩蒙卒葬奔喪會葬歸賙舍禭重喪也

詳禘祫烝嘗譏立武宮世室屋壞重祭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

可以從政矣尊讀曰遵遵循也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

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此辨治之似是而非者誠是則美王

者由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審問若是詳盡將為子曰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謂若制其田里教之樹畜擇可勞而勞之

又誰怨可勞凡以為民也欲仁而得仁又勇貪欲為仁政而得

驕乎謂萬民上及羣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嚴然人望

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衣無撥冠無免嚴若怒以子張曰

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殘害也王者受命不追治

加夫一民咨嗟王道不戒視成謂之暴暴卒疾也不宿戒而責

為屬況虐殺人乎政恣天之氣有餘慢令致期謂之賊不勤於合而使民怠其事

徐來不可卒疾刑故謂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猶當言適適聚也

之賊猶當言適適聚也有司猶當言適適聚也

以與人而吝嗇於出入惜難之
此有司事耳非君人之道也

孔子曰重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董子曰天命之謂命人

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安處

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

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不知禮無以立也禮所以定人道親

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也人之賢否以言類見不得其言則無以

也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君子若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

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箴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

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極其長則可達聖心得制作為

本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之謂也論語為

仲弓子游子夏等共誤微言故往往具見制作之義君子撥亂

世反諸正以興學為首故首以學而猶春秋之始元正本以理

萬事也古者大學明堂同處明堂天泐禮度德泐學以為政明

堂之政也故次以為政治起衰亂莫先於正僭竊之誅明禮教

之木故次以八佾為禮當帥天下以仁故次以里仁仁道不立

則荆獄縣興雖有賢者猶不免囹圄因諸之辱故次以公冶長

仁者宜在高位南面以興明堂之治則賢者進不肖者退故次

以雍也明堂之法三代所同述古昔稱先王要皆歸乎六位時

成終既濟定易與詩書禮樂春秋皆太平之正經也故次以述

而行王政致太平以禮讓為木古之人有祿以天下不以易讓

泰伯是也故次以泰伯先王崇四術孔子以設教性與天道知

其人不得告故次以子罕德博而化積漸至於近升平之世則
在朝在鄉皆能文以禮樂而成仁故次以鄉黨而居弟十數始
於一成於十也因時敝行禮樂當以質救文故次以顏淵有文事必
禮樂之文德可王天下顏淵仲弓是也故次以顏淵有文事必
有武備行三軍之任則子路可故次以子路文武道備上有賢
君下不恥受祿故次以憲問積聚師旅以禁暴除亂非以玩武
夫佳兵不祥物或惡之故次以衛靈公諸侯盜天子禮樂征伐
之柄大夫亦盜諸侯禮樂征伐之柄災及戒社京師于吳楚頌
馨不復作矣故次以季氏竊柄者大夫效尤者陪臣震夷伯之
廟天豫戒之故次以陽貨天下無道亂臣賊子交攻於中國賢
者辟世亦固其職故次以微子仲尼賢於堯舜七十子皆公侯
卿相之材可左右天子然而皆不當時故次以子張悲閔孔子
身爲素王欲使得如堯舜湯武爲天下君致純太平故以堯曰
終篇猶春秋文成致麟之旨也明仲尼之道祖述堯舜也其齊
論有問王知道兩篇益明託王之事三代改制質
文之故以申堯曰之旨願其篇佚無得而紀焉

論語卷第二十

跋

論語注二十卷戴望子高撰子高德清諸生初游長洲陳碩甫
奐之門嗣從宋于庭翔鳳游傳常州莊劉之學所注論語皆本
師說大指病世之學者久錮于宋儒之注欲以公羊傳義推明
聖人微言然何邵公之注亦有未慊人意者晉儒王祖游譏其
黜周王魯大體乖核且志通公羊而往往爲公羊疾病 國朝
孔異軒撰通義亦謂漢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
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
云云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指摘異軒亦傳
莊氏之學者其說如此然則世之爲公羊學者宜有所決擇矣
子高因劉申受述何及宋于庭發微二書櫟括春秋及五經義
例廣爲此注不失爲一家之學嘗以所注就正於同邑曲園俞

先生先生摘其尤平易者識之春在堂筆記中又貽書云五十學易舊有以宋人河圖五十居中解之者此任啟運周易洗心之說固不足據然其謂用五用十以學易則與足下同也易言參五以變不言五十以變足下此說又何以勝于彼說乎大過作卦名解聞青田端木舍人說如此僕未見其書無以知其同異僕說經務求平易故與足下此論不合希更審之今復覈此注仍未改易則堅于自信可知矣所著尙有管子校正顏氏學記其版存儀徵劉謙甫年丈處知余有吳興叢書之刻舉以畀余因重爲校正存其一家之學俾與先哲並傳云爾戊辰重陽

日劉承幹